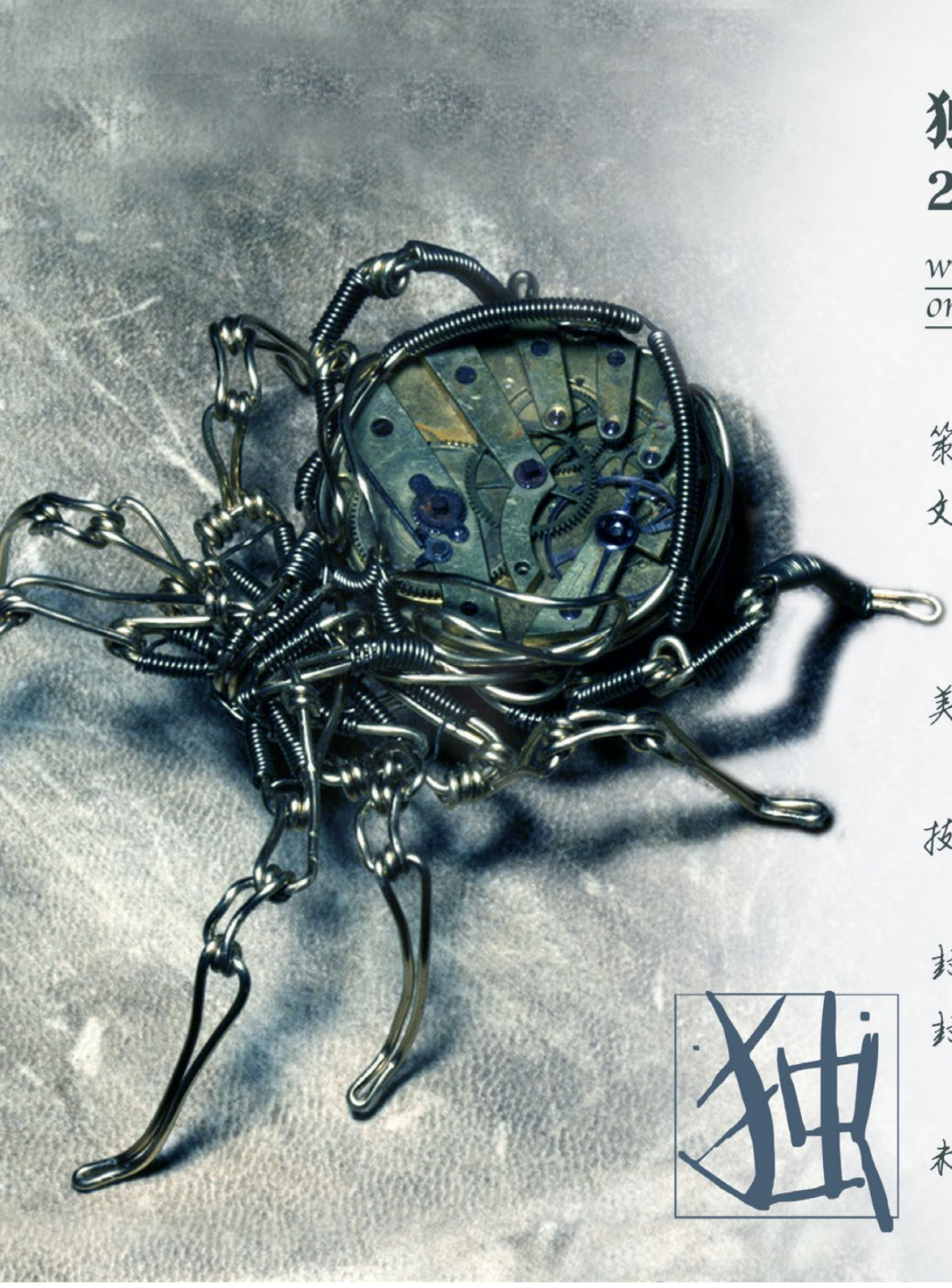
独立时代



独立时代 本期主题：游

2015 二月刊 第二十七期

www.one-era.com
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林霏 挡镜钺 泽木 凝荷
文编：花房八二 简 秦维彧
诶呦喂 景深 子衿

美编：晓曦 教主菇 K 梨尘
Kelly 嘿嘿君
技术：Kris iWalker

封面原图：佚名
封面制作：K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专题·游

与君游（白一点）.....2
寻物，启事（离熙）.....16
游鬼（霁和）.....40
游子吟（林霏）.....48
没关系，别放弃治疗（R先生）.....58

世见

唱这乌兰之歌，为你破败的王国（陈子霖）.....64
红色人道主义（简）.....78

艺眼

冷雨幽窗不可听（孟小然）.....84
三首歌，谈谈张悬（林霏）.....94

行吟

窗（一口井）.....104
愚者之歌（诶哟喂）.....108
自作诗（孟小然）.....114

尺牍

论施舍（纪伯伦）.....120

專題：與君游

作者：白一點　　美編：梨塵

一

我与S君称得上旧识了。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在同一个产房，这倒不是什么天大的巧合，因为我妈妈和S妈也是发小，两个人小时候住在同一个大院儿内，当时物质条件匮乏，两个人的衣服裤子经常换着穿，这就省去了爱美的小女孩买新衣服的钱。妈妈会编了麻花辫儿就赶紧噔噔噔地穿过院落去教S妈，这下可好，两个人发式一样，衣服还总换，小女孩声声尖叫豁牙漏齿的样子也都差不多，外人看着形影不离的她们比双胞胎还亲密——双胞胎还有打架的时候呢。

唰唰唰，小女孩眨眼间变成了女人，二十年前的那个春节还没有微信QQ和陌陌，无所事事的夫妻们只好从事那项古老而刺激的游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天蝎座的人口数是中国第一。妈妈和S妈同时幸运地中奖，从此二人便又多了n多个共同话题：饮食、用药、睡姿、妊娠反应、顺产还是剖腹、婴儿床……在她俩去买小衣服小鞋子的路上，妈妈突然小腹一紧，便被另一个大肚婆赶忙送到了医院。说来也奇怪，分娩这事儿就像打哈欠，一个人打完另一个也想打，我和S君就这么一齐呱呱坠地了。

记忆中的幼年时代，我强壮的就像屠宰场里最优质的小牛犊，S君则体弱多病像杆枯草。我是幼儿园里的孩子王，妈妈才不管什么穷养男孩的狗屁谣言，把最流行最酷炫的拼装玩具买给我，让我有足够的资本成为男生女生们的中心。S君却没上几天幼儿园就告病回家，上上停停，终于在一次心肌炎过后再也没在班里出现。当他不打吊针的时候我会去找他玩，在家中S君看上去没那么不健康，正神采奕奕地翻着手中的图画书，有时候是《机器猫》，有时候是《世界地图集》。前者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才疯狂痴迷上的，而后者就更不用提，现在我还分不清匈牙利和叙利亚的首都呢。

“我想要环游世界。”S君在我第235次看他时这样跟我说道。世界他妈的是什么？妈妈让我去一实验上小学，而花花的姥姥则让她读铁路二小，我感觉我就要失去整个世界了。

“就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种船，带着几个水手就去上路，你那时候会跟我去吗？”如果我给花花叠一百个千纸鹤她会不会就和我去一实验了呢？但是我不会叠千纸鹤啊……叠一百艘小船是不是也可以啊。

“应该会吧。”我回答道。

三个月后，花花带着我送给她的一百架纸飞机和我一同来到了一实验，但我有点愧疚，因为我好几次看见她上学时红肿着眼睛冲我笑。但更让我开心的是S君和我分到了一个班，这样我就不必每天绕路去他家找他了。我把S君介绍给花花：

“你好呀，我叫花花。很高兴认识你呀，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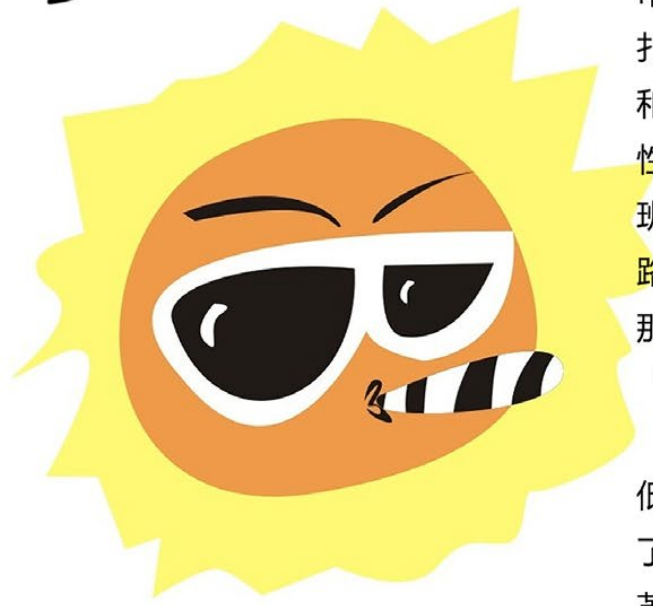
“唔……你好。”

可能是S君宅在家里太久没与同龄人打交道，在我看来无比简单的问候他竟吭哧半天说不出话来。每一次下课铃响，所有小朋友鱼贯而出到操场你追我赶，只有S君留在座位上安静地看着窗外，嘴角不时微微上扬。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在看些什么？怎么不跟我们出来玩啊。”

“花花笑起来的样子可真好看啊。”他回答道。

二

时间过得就像狗啃骨头，说快也快说慢



也慢，又到了快要升学的时刻了。我和S君都保送了市里最好的初中，而花花却为一个区重点的名额而挣扎着。哦对了我早就不喜欢花花了，班里媛媛、丽丽和畅畅都比她漂亮。幼儿园时的经历给我打下了外向性格的底子，再加上我个子高，学习体育都不差，在班级里可谓呼风唤雨，经常率领一帮小弟在走廊里对路过的正在发育的女生们评头论足：“这个没有刚才那个大诶。”“才不是咧，刚才那个本来就胖。”“咦这个怎么什么都没穿……”

S君下课了仍坐在座位上，有时看向窗外，有时低头看书。我和他已经没有小时候那么亲密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没那么眷恋从上一辈继承下来的革命友谊。只是有时我看到S君孤身一人，心里还是有些过不去。那么内向是交不到朋友的，我想大声对他说。可每次看到他读书时认真投入的样子，我便不忍去打扰了。那天，他又捧着小时候那本地图册看了。

“怎么，还想着环游世界呐？”

“嗯，不过现在我想带花花一起去了。”

“行了老兄，你还想着她呢啊。”

“你不是也喜欢她吗？”

“拜托，那是以前。现在她个子不高胸也不挺，最近还戴了副牙套，我瞧着都恶心。”

“还好吧。我想先跟她从国内游起，然后再去国外。”

“……祝你好运。”

毕业后的那个暑假班长组织去北戴河旅行，我混迹于几个狐朋狗友之中，和同班女生打打闹闹好不热闹。午夜的海边我们支起烧烤，火星随着劈啪声蹦向夜空，经不起凝视而很快消失不见。海浪反复拍击着沙滩，不时甩上几棵无根的水草或是一只垂死的鱼。而我们在不远处为赋新词强说愁，为青春的逝去而饮着酒。我们杯子互相撞击着，信誓旦旦地说着初中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铁的朋友，幻想着未来梦想破碎的声音，竟真的要留下眼泪来。醉意朦胧中，我望见S君与花花坐在不远处的大礁石上，两个人没有太多话，但看上去相处得还不错。S君微仰着头指向大海那边的远方，花花被他那股认真劲打动了似的，将头缓缓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兄弟们又在干杯，我已不胜酒力，杯中余下的金黄色液体似乎驶得进一百艘轮船。

三

求学时代的日子淡如流水，只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努力咂摸出其中的滋味。回想起来，那次毕业旅行竟是S君第一次离开我们出生的城市，回家后他的身体似乎比小时候结实了许多。升学结果出来，花花不出意外与我俩分道扬镳。S君为此沉默了有半个学期，而与此同时我正经营着与初中班花芳芳的暧昧关系，却又不想与媛媛断了联系，回想起来在海边干的杯都是扯淡，初中比小学有更多的压迫，也就有了更多让我刺激的反抗，让我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们。上初中的第二个寒假，S君突然提议要和我去北京，就我们两个。

那是一场默契的旅行，尽管我是勉强答应下来的。我们在胡同里走街串巷，一言不发而步伐一致。我们在闭馆时分飞快穿越宏伟的紫禁城，便似乎真的在太和殿上坐拥了天下。景山上的日落壮美而凄绝，夕阳辉映着这座以光速扩大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让隐匿在阴影下的故宫都黯然失色。S君说他刹那理解了崇祯帝为何自缢于后山上，他看看夕阳，看看宫殿，再看看夕阳，就想明白了罢。我眼中的夕阳并没有S君眼中的那么神乎其神，但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我们从圆明园遗址旁走过时，我从他瞳仁中看到了那座未被烧毁的皇家园林。

后海的酒吧里，坐台的女歌手有一把帅气的烟嗓。那天我俩醉得很快，我问他是不是还有带花花环游世界的理想，他目光坚定地干下一杯龙舌兰，随即剧烈地呛咳出来。

“当然有啊。第一站就是北京。”他有些气喘吁吁地。

“那你这次怎么不邀请她一起来。”

“她……还要学习的。我们约好考三中了。”

我把头扭向窗外，那片人工湖已经上冻了一半，被酒吧一条街红红绿绿的招牌映得不成颜色。

“你最后也许会和她开一家酒吧。”

“怎么讲。”

“就算身边没有海，建一座池子再把它叫做海就好了。”我笑道。

“也只有皇帝会那么自欺欺人。”S君也笑了。

梦之所以被称为梦想，就是因为它很难被实现，否则又有什么能促进我们向上呢？我的理想是能多泡几个姑娘，结果我果真谈了好几个，和芳芳分手是因为她嫌我总是和兄弟混不陪她；和媛媛分手则是距离太远，一学期见不上几面；和乖乖女丽丽倒是谈了一段时间，只不过在我吻她的当天晚上她回家告诉了她妈妈，第二天从老师办公室出来之后我们就形同陌路了。

我的梦想就这么被轻易实现了，这让我感到很是无趣。而S君的梦想却仍旧遥遥无期，区重点毕竟只是区重点，见识到本班那些天资聪颖的大神，我感觉花花的未来很不乐观。羚羊本来就是吃草的，为什么要和老虎抢肉吃呢？S君每周末骑着单车跨越半个城市去给她辅导，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觉得他像极了堂吉诃德。

中考也尘埃落定，同班几个同学的家长继开展周末补课、暑假补课、寒假补课后，终于良心发现组织了一次去美国的旅行，要给我们这些未来的天之骄子们开拓开拓见识。去他妈的斯坦福，去他妈的普林斯顿，我那时只想驾车沿着66号公路飞驰，或是对着自由女神像自由地撸上一炮。然而我们困于大学城内，听着哈佛与麻省理工的互黑，我昏昏欲睡。

S君这次并没有随我前来，他带着花花去了云南，只有他们两个，并不是之前他和我说过的北京。在我出发之前他们给我饯行，我时隔三年头一次见到花花：她摘掉了牙套，绑着干净的一束马尾，虽说不算是大美女，但一笑起来有种干净的阳光味道。我坐在桌子这边，S君与花花坐在另一头，她幸福地倒在他怀里，我竟有点羡慕。

“你们这次……行程怎么安排的啊。”

“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小说里写到的我们都要去一去。”

“嗬，真俗。”

“没办法啦，谁让我俩都是俗人。”说罢他俩相视一笑。

“爸妈都同意了？不敢想象。”

“我妈对小时候没带我去太多地方玩挺愧疚的，想让我好好放松放松。当然是不同意我俩单独去啦，所以我说是跟你一起去。在出发之前你可得帮我圆好了啊。出发之后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先斩后奏也挺好的，人总得疯狂一把。” “对，疯狂一把，我那边也是这么处理的。” 花花补充道。

“……祝你们好运。”

此刻站在美国的自杀圣地——金门大桥之上，望着远处的三藩市，我竟对那些轻生者感同身受。从桥上向下望，海面平静而深邃，与水泥地面别无二致。城市被沉沉乌云遮蔽，偶尔阳光从裂缝中钻出，竟恰好投射在全城最高楼泛美金字塔顶，犹如救世主的降临。不知不觉我已孤身前行至大桥中央，回头看着嬉闹的人群和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家长们，我突然有些想念起S君来。

拨通他的电话，久久无人响应，再次拨通，才想起有时差这码事，便黯然放下。

五

S君放弃了三中，他以全校第十的成绩去了五中——花花所在的地方。

我已经不想再在高中生活中细品出什么味道了，我被分进了实验班，身边再没有人捧着一本地图册去和我谈及他要去环游世界的理想。每个人最好的朋友都是练习册，他们的理想是清华北大，班主任觉得这是唯一正确的理想。清北对于我的意义何在呢？我也许会在未名湖内多尿两泡尿，来阻止那些妄图跳湖自杀的诗人们。

我想找那个看机器猫的小子聊一聊，听听他讲讲云南的故事，听听他未来的打算，看看他能不能变出一扇随意门，把花花带到世界各地，把我俩带回纯真年代。S君已经搬了家，住在城市南部新建的高新开发区，我走了好久好久才赶到，但好像早就对我的到来准备好了似的，我一进门他就要领我出去走走。

我们回到城北，幼时一同居住过的地方。我们走过十二年前尚未被拆掉的亭子，走过十年前尚未被爆破的老楼，穿越九年前尚未被堵死的胡同，买了两根七年前尚未断产的雪糕，走进六年前尚未被翻修的公园，爬上三年前尚未被砍伐的老树，说起一年前他未谈及的往事：

“你和花花在云南还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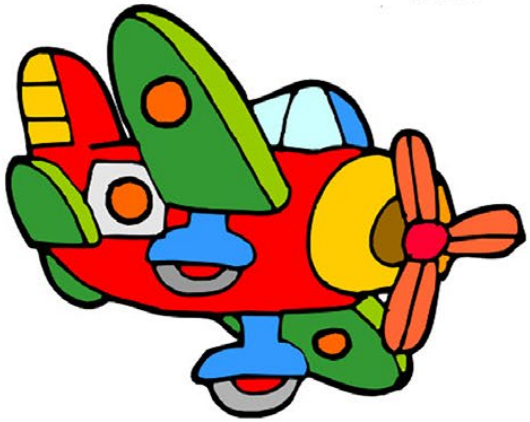
“是呀！西双版纳的动植物我以前见都没见过！我从没见过香格里拉那么蓝的天，我们去的那天好像所有的花都开放了。还有玉龙雪山，运气不好是看不到的，山下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各族同胞唱歌跳舞好不热闹，而雪山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像座守护神一样。丽江也去了，漂亮是漂亮，不过商业化气息有些太浓厚。”

“真好，我去美国基本没去什么景点，只去了大学城、华尔街这种精英的聚集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哈哈哈对对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对了你高中生活怎么样啊？”

……

我们像小时候那样畅所欲言，从日照当空坐到天



色渐暗，而且再不用担心妈妈叫我们回家吃饭。我们从阿波罗登月聊到鼹鼠，从甲壳虫乐队聊到村上春树，从竹蜻蜓聊到爱情。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日头从远处的小山坡上缓缓坠落，而我又见到，S君瞳仁中有一轮朝阳在缓缓升起。

“我想要环游世界。去叹息桥，去泰晤士河，去凯旋门，去金字塔，去大堡礁，去南极圈，去基督像。就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种船。你会当我的水手么？”

“会。”我回答道。

六

高考前的四个月，我第412次去S君家看他时，他家的天花板上贴着一幅超大的世界地图。彼时与我谈天说地的他，此刻只能躺在床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听到声音他微微偏了偏头向我致意，随后又凝视着天棚不发一语。

我感觉那眼神和一年级他望向窗外的花花时一模一样。

我坐在床沿想跟他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没有声音。我的高中生活太过忙碌，忙到晚自习回家后妈妈好几次说S君给我来电，我推说等会儿等会儿，却在做完一套模拟题后把回电抛在脑后。我有几次也想周末去看他，只是每个休息日都被自愿性质的补课占据。你问我曾经的那个潇洒的公子哥儿哪去了？我遇见了邻班一个笑起来和花花一样干净的女孩儿，她每次都是全校前五名，她与我相约北大，唇边的温度我现在还记得。

“那个，阿姨，我先走了。等他好起来我给他补课，有时间我常过来。”

“嗯,孩子谢谢你，也给你妈妈带好啊，我也好久没见她了。”

“好的，阿姨再见。”

临别时我感到炽热的阳光正灼烧着我的后背，我会心地笑了笑，关上了房门。那天回家我大口大口地吃着菠菜，难吃得我几乎要落下泪来。

五个月后我去了欧洲，费用是我考取全省第三名的奖金。我去了威尼斯，伦敦和巴黎，梦想中的建筑亲眼看到，其实也不过如此，喜悦感甚至还不如我和S君在那个夕阳下的树杈上天马行空的想象，不过好歹也算是来过。地中海的阳光热烈到毒辣，而生我养我的那座北方城市的夏季无疑要舒服更多，我想我是时候回家了。

七

我和邻班女生成功在北大聚首，而花花去了南开大学，一所适合她的大学。并非每个人都应当逼迫自己在应试教育的最高峰幸存，峰顶人少面积也小，人挤人好不热闹，但也会把喜欢干净的人弄脏的。不过我还是义无返顾地来了，为了爱情，像个不知死活的水手，像探索未知的哥伦布。

期末考试后我去天津看花花，她没怎么变，还是值得我为她叠一百个千纸鹤的样子。真不知道当时S君选择五中时，他又从她这得到了什么。花花还未考完期末，只有空请我在食堂简单吃一顿，临别时她送我一串紫水晶手链，盒子上印着“茶马古道”。

“这是你和S君去云南时候买的？”

“是在云南买的啊……不过是今年暑假。”

“你又去了一次？”

“不是啊，那次我们还没出行计划就败露了，我被我爸锁在屋里一个月，别提有多悲惨了。这不……你也知道，我就求爸妈高考后带我去云南玩了，也算是完成了多年的愿望吧。”

告别花花，我独自沿滨江道走着。虽是一年中最冷的一月份，可河水却未完全上冻。结冰的地方有人在河面上凿开一个冰洞，把鱼竿伸进去坐在小板凳上等着，据说他们十分钟便能钓上来一条。没结冰的地方波光粼粼，还有野鸭在上面戏水，时而钻进水中，几秒后又在另一个地方露出小脑袋来。两岸的楼房并不高，并有着欧式的风格。一路上我遇见好多散步的老人，中年夫妇和青年情侣也有，看那步伐都不着急把这段路走完，走个一辈子仿佛也不嫌长。我感觉这真是个不错的城市。

在路上很多很多念头冲进我的脑海，仿佛要让我为自己的全部青春做一个总结，但我却无法组织内心的语言。我想写一个故事，有关相遇与别离，有关降生与死亡。可实际上，我并未认真地说过一声“你好”，抑或郑重其事地道别。这正如同有的人只在我的脑海中如神明般降临，再得道升仙般活成一个挺拔的样子，与我共度那段孤独的旅程，把荒芜的现实活成一场盛开的梦。我想我知道我要写什么了，来纪念我那从未离开的老友。

至于花花，她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无论她是陪我度过那个和冬天一样冷的春天的短头发栀子，还是穿着我的外套在秋风中搓手的披肩发蔷薇，都曾在青春里绽放成一朵花的样子。我会忘掉争吵，忘掉别离，忘记过去年少无知，忘记未来脂粉艳丽，忘掉现实，忘掉她们的名字。而唯独花花长存于我的记忆之中，那个我爱了十八年并将一直爱下去的姑娘。

又是迎着夕阳，我穿过一座又一座桥，不知走了多远，回头看看S君，他与我脚贴着脚，已经被拉得很长很长了。

寻物，启示

文/离熙 美编/教主菇

壹

阿明之于我的不辞而别，如同我之于恒的不辞而别。一样莫名其妙，又再寻常不过。世界上每一秒都有人认识新朋友，也每一秒都有朋友变成陌路人。

我背上行囊，在河流旁起身，朝下游走去。在阿明离去后的第三个星期。

去找寻我缺失的东西。

包裹里是一堆可有可无的东西。

以及一堆东西和可有可无的我。

一

我躲在狭小公寓的阴影中。时间的流逝，指针的滴答，不具名的动物在黑暗中跳跃。渐渐燥起来的空气，燥起来的公路上汽车来回的声音。

头脑变得很大颗。日出前的寒冷让人战栗不安。五时三十分。

蓝白蓝白的光芒从屏幕跳到我的脸上。或许似带了面具的午夜幽灵？不过没人看得见，她还在睡梦中，匀称的呼吸声混杂在燥热的夜。

点一支烟，将酒精从头脑逼到其他地方去。

日子变得颠三倒四。天天上夜班的人生物钟很容易乱。莫名其妙，却又顺理成章。

我在早六点出门，给床上睡着的画着精致妆颜的少女整理好被子，走出公寓。

天色不好，夏天的早晨竟会下雨。人群奔流的速度比往日更快，像奔流的河水一般，往各个站台，地铁口汇去。

我戴上卫衣的帽子，混入大批大批的人中。他们买早点或是去上班，我去吃夜宵然后回家睡觉。

其实可以不吃早餐。尤其在这不可爱天气的日子。然而六点出门却是一种习惯。和很多，多到数不清的人保持步调，内心便觉得踏实。

这样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来自世界的温暖，感觉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人同自己一起生活着，一起呼吸着，一起变老着。

孤独感被掩埋下去，大概。或许就是自欺欺人也不一定。

伪装成和正常人一样的样子，早出。常笑自己的虚伪。自己笑自己时自己也笑自己。矛盾混乱的自身，稍加思考便使得意识扭曲起来。

所以结论是不去想便最好。

不去想便最好。

早点摊在地铁口旁。撑红红的大伞，老伯亲切地向我问好。

两份蛋饼。我笑笑。老伯也笑，告诉我年轻人遇到喜欢的姑娘就要放手去追啊。我付过钱，道了谢。

我提着两份热乎乎的东西，站在离地铁口几十米远的人行道上，看着黑压压的人群朝里面晃动推挤着。

莫名其妙就想起家乡的那条大河，下雨时水量很大。

呼啦呼啦的，深度污染的黑水翻腾着向下面不知名的地方奔流去，经常有人蹲在河边看河。我也蹲过去，看着河水上的白沫飘起来，晃动着，一直顺着水流走，到看不见的远方为止。我就想，这白沫会去哪儿？什么地方会破掉？就想要顺着这条河一直走下去，走到尽头为止。探个究竟。后来雨太大，我就回家了。河下游的方向一步也没去。再后来，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朝着河流的方向走上一步，更别说看到尽头了。人们往地铁下奔流去，是不是也要追寻什么的尽头？我不知道。泡沫会破灭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破灭？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逆着人群的方向，在便利店买几包香烟。回到了自己住的公寓。

两份早餐比平时要沉，雨点从公寓一侧的大窗户洒进打在木地板上。风吹下的窗帘在空中张牙舞爪。屋内又变得空无一人。和往常一样。

茶几上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

她的离开，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将字条夹到旁侧一本乐谱里面。睡了一夜却还不知道名字。

我将早餐吃掉一份，另一份丢到冰箱里放好。打开才发现里面原来还有三份蛋饼。

不禁自己笑笑自己。

笑自己。以及笑自己。

荒诞的我和生活。我和荒诞的生活。以及荒诞的我和荒诞的生活。

疲惫涌上来，匆匆吃过早点，冲一个热水澡便睡去。

床上还有那少女的味道。

做一个长长的奇怪的梦。

贰

下了飞机，重新踏在自己从小生长的这片土地上。一天，我从中国北方回到最南方。似乎一切也又从头开始。

夏天的风，显得干燥。天空无比高远，深邃，蓝得似宝石面一般。正如同我离开这里的那个夏天。

站在车来车往的公路旁边，竟然是不知道去哪。思索，便决定先去存留于记忆中最好的地方。

“文化巷。”拦下出租车，报出那个说过无数次的地名。透过茶色车窗，城市像是老胶片一样在眼前快速掠过。脑子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开关，记忆中当年的画面一一浮现。

我却已想不起名字，姑且用她来代替。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周五的下午是无聊的两节数学连堂。我牵着她的手，在上课铃响时，躲开老师，飞奔过走道，操场。从学校宿舍到后门中间的一段拐角处的矮围墙翻出学校去。

我先翻出去，然后在墙外抱住跳下来的她。细软的腰肢，还有那少女秀发扫过面庞的味道，避开众人耳目的逃脱，有种奇异的快感。我和她相视而笑。然后牵起手。

那约莫也是夏天的时候。记得梧桐树生的非常浓密，绿荫铺满一条街。

我和她慢慢的走在绿荫下。她说天气热，想要喝点什么。我便牵着她走进这条名为文化巷的巷子里的一家咖啡店——辉的咖啡店。我和那叫做辉的老板很是要好。

现在说来倒是颇像阿明和我的关系。那时候我家里没有好的音响CD机，也没好的吉他。我便带着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买来的一摞一摞的CD去辉的店里面放，放完了便摆在那里，免得被父母发现。也借他的吉他来弹。

咖啡店就位于这条巷子一个上升坡道的尽头。坐在咖啡店外面的木质座椅上可以将大半条街的光景收入眼底。深夏的时候，往下看便是绒绒的两条绿色绸带。再两侧是不高的一家家酒吧或者咖啡馆。

我和她便坐在外面，有树荫的地方。我和辉打一个招呼，摆弄起擦得亮闪闪的银勺子。她则在逗辉养的白色猫咪。

辉端来冰咖啡。我找辉借过吉他，在她面前弹奏一首接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都是手抄的谱子慢慢练的。她杵着腮帮子，一直出神地看着我。

她就坐在我对面，阳光暖暖的，有些温软粘稠，泼洒在我们身上，将她的长发映出金黄色。

后来我抱起她，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接了吻。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名字和你的容貌，我说。她笑的很好看。

旁边有学校铃铛响起，孩子们奔跑着欢腾着，大喊大叫的声音还有老单车铃铛的声音。全部深深的烙印在我记忆中。一切是这么美好和祥和。

不知在辉这儿度过了多少周五下午。然后在毕业前我们分手了。

我抱着新买的Scorpions的《Golden ballad》来到店里。小心翼翼的放进CD机。辉就坐在我的对面，原来她的位置。

不知怎的，我就哭的稀里哗啦起来。辉提出两瓶啤酒，给我一瓶。自己点上一支烟。我找他拿过一支烟，也点上。白猫跳到我的腿上，我把它抱起来。

CD机里传出《Still love you》的旋律。

后来我高中毕业了。远赴北方去上大学。将这盘cd送给了辉作纪念。上面的歌词页写了满满的话。满满的话。

“小伙子，文化巷到了。喏。”开车师傅的话语打断我的思绪，我摇开窗户观察着。梧桐树，一街的咖啡馆，缓缓上升的坡道，以及尽头的屋子的熟悉轮廓。就是这里了。

我背上了包，下了车。

爬过一阶一阶台阶。来到最高处。

咖啡馆牌匾上写着《飞鸟书屋》。

和记忆出现了差错和缝隙。画面不再能对接上。

这不再是辉，我，白猫还有她的地方了。

叹息，与一支烟。

二

阿明带着一大摞老CD来敲门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雨很大，我刚起床，无精打采地趴在窗台上抽着烟，看灰蒙蒙淅沥沥的雨滴答答冲淋灰色森林。空气中有股灰尘被浸湿的怪味，和着烟草味，让人也变得和铺张在空中的云层一样昏昏沉沉。

阿明把CD放在餐桌上。打开我的冰箱拿出一份蛋饼丢进微波炉。找过我的毛巾擦起水来，先是CD盒，再是自己长长的头发。

“啤酒，来点？”我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两个大玻璃杯。

“热咖啡。冷天喝啤酒胃不舒服。”

“只有速溶的。”我翻了翻杂乱的柜子，忽然想起老爹给的咖啡豆被丢在几年前的大学宿舍里了。

“都好。”

“没有咖啡杯。”

杯子也不见了。

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久没喝咖啡。啤酒倒是还有两箱。

“随便一点也行。”

阿明摆摆手。翻开手中的小说阅读起来。

我就拿饮啤酒用大玻璃杯冲了包速溶咖啡。给自己那杯倒满冰啤酒。阿明喝了两口非常淡的速溶咖啡，皱起眉头点一支烟，不喝了。

不开灯，昏暗的自然光透过窗，两人在阴暗处，烟雾缭绕。

我用老松下音响放从阿明那摞里面找出来的Scorpions的《Gold ballads》。1988年的老专辑，声音开的很大。和雨声在潮湿空气中混在一起，时间空间变得不清晰起来。

举着书的阿明，摆弄吉他的我。

以及着紧身皮衣，带大蛤蟆镜的长发青年仿佛就站在我和阿明中间的木地板上，用上世纪的电吉他弹优美旋律，再用摇滚唱腔融合起一切。烟尘慢慢落完。思绪和烟雾一同缭绕。

歌曲切到《When the smoke is going down》。

谈一谈我和阿明。

不久前我背着吉他独自来这城市闯荡，找到这一家开业不久的酒吧，在一条河旁。地方我很喜欢。听得见河流哗啦呼啦的声音。

老板叫恒，是个很不错的人。他雇的乐队缺吉他和架子鼓手，我便刚好留下了。

在酒吧试奏的第一夜结束，我把舞台让给主唱一个人，下去喝两杯休息。恒擦着杯子，看到我走来吧台，竖了竖大拇指。我笑了笑，接过满上的大杯啤酒。

点燃一支烟，眼睛扫过一桌一桌的客人。有大呼小叫的，有打牌罚酒的，有玩肉麻游戏的，当然也有喝多了不说话的。酒精的刺激下，和着闪烁的灯光，主唱沙哑的烟嗓，他们挣脱开尘世的束缚，在几小时的时间里尽情纵乐，忘掉烦恼，忘掉恐惧，忘掉他们希望忘掉的。温暖，舒适。一时也好。宿醉也是忘掉，精神的自由来自于酒精却不是心灵。

阿明坐在吧台边上一点的位置。他看着我，不带醉意的清澈的目光，面前是一小杯玛格丽特。有意思的家伙，我想。

我抱着一盆炸薯片靠过去，还有大玻璃杯的啤酒。

“弹奏这么精致旋律的人原来也大口饮啤酒。”这是阿明的第一句话。他很瘦，头发垂到肩，左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拿烟，小口喝玛格丽特，和我一样笑着看那些手舞足蹈的一桌桌人。

“可否认为你是在夸我。”我笑笑，递过去一支烟。将薯片和啤酒放在大理石台面上。

“Metallica的《Fade to black》，我很喜欢的曲子，不过似乎不适合在酒吧演奏呢。”

“谁在乎呢。反正也没几个人听。”我吃一片薯片，嚼的咯吱咯吱作响，笑笑。阿明也笑。不吃薯片。

恒也凑近来，后半夜不再有新客人进来。我们三人聊起来。阿明是旁边大学文学系的学生，恒是他的老学长，我则是来打工的。恒只吃薯片，我喝啤酒和吃薯片。阿明喝很少的玛格丽特，伏特加马提尼和百家地。全是伏特加或金酒作基底的。

是个不错的家伙。有种特殊于常人的魅力，我便和他结交起来。

阿明住大学宿舍，也会弹吉他。宿舍不能放CD，也不能练吉他和唱歌。他的室友需要安静的环境学习和打网游。他便三天两头往我那儿跑。背了吉他带了CD翻墙出来到我公寓，还能保持一身白衣服不脏。

心情好时也去恒的酒吧喝酒，或者背上吉他作一个临时小演出，技术也是不赖。除此之外便是用一双清澈的眼睛打量酒吧众生，带着微笑。

也写很多文章，偶然给我看一看。大多是暗讽实时年轻人浪费青春之类的话题。

一个人时下午我便出去看电影，逛街，找东西吃，约会各式各样的女孩。或者蹲在小公寓里练吉他，写点什么东西。

阿明找我时便在公寓一同谈天说地，听各式各样的CD，练吉他。晚上没事阿明便和我一同去找恒，我演奏，他在下面听。然后不经意间酒喝完，阿明人影也就不见了。我就一个人在酒吧和恒唠嗑，或者和主唱合作，弄到很晚，运气好还会有姑娘来搭讪。

阿明烟抽的凶，但不过量饮酒，生活也很规律。

但毕竟我们还是一类人。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同存在不容于白也不容于黑的地方，是与世俗脱节又契合的人。

CD放完，烟下半包。阿明放下手中正在读的小说，拿过我的吉他，奏上一段齐柏林飞艇的《Stairway to heaven》。雨下的很大。天空比刚才更加昏暗。

“怎么，长发先生今晚又要露一手了？”我把空杯重新添上啤酒，调侃道。

“你会一直在这里待下去么？”阿明突然问。他一向如此，不想接的话茬就用提问代替。

“暂时是这样打算的吧，也没什么更好的去处。况且这样不是挺好的么？”

“你觉得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和以经验为基础的感性发生矛盾时，你会选择遵循哪一方来说服自己。”阿明又问。

“知识吧，我觉得我的经验一般不靠谱。”我回答。

“如果将要去做一件改变命运的大事，根据知识和理性判断这件事情不应该做，但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这件事情应该做。你会怎么选择？”阿明有些奇怪的问。

“把命运往好的方向改变还是坏的。”

“不确定。”

“那，我想我会选择不去做这件事情。”我思考了一下。

“那如果反之呢？理性判断该做，主观判断不该做呢？”

“我还是不会做这件事情。”我摆了摆手。

“为什么？”阿明脸色平静。

“因为我懒嘛。改变命运什么的最麻烦。”我笑了笑，点燃一支烟。阿明看着我，眼神流转，他在想些什么。

“可以理解为你避开了选择么？”阿明又问。

“可能是如此吧。”

“因为不会改变，意识便不会扭曲，也不会偏移，对吧？”

“应该，是这样。”我内心感到莫名的疑惑，和不安。

“原来如此。这样，也好。可我做不到那么豁达，那么天真，那么的……。”打了雷，后面是什么听不清楚。阿明放下吉他起身，趴在窗台上看雨。烟一支接一支，不再说什么。雨从窗外飘进来，淋湿阿明半边身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一刻他变得让我觉得很陌生。

晚点的时候我们把蛋饼当作晚饭先吃了。阿明突然说他要回老家去看看，父亲好像生病了。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再见面了。我点点头。没说什么。

我们一起出发去恒的酒吧，下雨的缘故，河水涨的厉害。映着漆黑的天空，像是一条徐徐向前的大蛇。

客人比平日要少些。我照例演奏那几首歌，阿明坐在吧台旁，和恒聊天，没有点鸡尾酒。

后半夜，客人更少了。气氛变得有些冷清下去。主唱下去休息，我又奏起《Fade to black》。

曲罢，阿明的身影却消失在吧台旁。

“恒，阿明呢？”我放下吉他，恒在擦拭酒杯。

“他刚刚走呢。说要消失一段时间。怎么？他没和你说么？”恒推来一盘才烤好的薯片。我没有食欲，吃不下去。

回忆着下午时的对话。不改变，意识就不会扭曲，也不会偏移。阿明说他做不到。

雨又下起来。

我忽然有种预言式的感觉，我体内的什么东西在这时消散殆尽了，或者说，我蓦地意识到我体内的什么东西已经消散殆尽了。

那是种缺失。我不敢确定是已经消散殆尽，亦或是我从未拥有。

台下是喝得东倒西歪，或者还没喝倒，蹦蹦跳跳的人，没有人注意到音乐的停止。正如同没人注意到音乐的开始。

失落伴着酒意。

有画着浓妆的少女过来，带着笑声与妩媚说醉了能不能帮忙送回家。我推脱开。

我走出酒吧，淋着雨，靠着大河旁的护栏。烟点不着。天很黑，河很黑，雨很黑。

酒劲上来，蹲下去。看着河水在昏暗的路灯下泛起一点点的泡沫飘向远方。

我最终还是意识到我早已失去了什么。无可救药的悲伤与不可把握的泪水。

阿明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他彻底消失在我生命的轨迹里了。

留下那摞还没听完的CD作为两条生命线交际过的痕迹。和我半本架着电话号码纸条的乐谱一样。

世界的夹缝中只剩我，以及很多的阴影。只剩我，或许。

阿明和我不同路。我在某刻彻底和他分离开来。精神上的。

不可言喻的。看不清的前方和退不回的过去。我哪也去不了。我被困在这自己打造的牢笼里。

迷惘于迷惘。

叁

我突然是想要找回那张CD。莫名的感觉告诉我，那上面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然而辉，已经和我错失在人生的线条里了。我再也寻不到他的踪迹。他也寻不到我的。也和阿明，她，她，还有她一样。

遗憾。

然后我想要去我高中的学校。

用探望老师的借口搪塞过保安。我径直穿过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走道，操场。我去到后门旁边露天排球场的观众座椅上坐下。这里有一排的叫不出名字的树，树荫刚好罩住两排观众席。排球场空空荡荡的，看来这时段没有班级上排球课。

当年也是这样。遇到讨厌的老师，讨厌的课。我便跑到这里坐下，背乐谱，吹风，或者叫上三五哥们聊天，或者翻出墙去喝咖啡，自己一个人，或者和她。

永远不会变的，或许只有记忆了。

笑自己。打开背包，拿出那本厚厚的乐谱。

打开，却忽然起了风。里面写着各式字迹的电话号码的小便签，小纸条全部随着页码的翻动飘飞出来。漫天的蝴蝶一样，随风四散远去。

之后我得以重新看清里面的内容——全是自己手抄的乐谱。一页又一页。笔记从青涩到成熟，再到潦草。我翻了翻前面几页，都是我为她演奏过的曲子。

摇了摇头，把乐谱重新收回背包。忽然看到里面还有几张阿明走之前留下的CD。

第一张便是《Gold Ballad》。

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一种可能性。

我小心的打开旧到一定程度的CD盒，手有些颤抖，抽出封面下的歌词本。深吸一口气，打开。

上面写满了青涩的字迹。和乐谱上的很像。

这盘CD正是当年自己留给辉的。

三

“理性与主观的矛盾，带来意识的扭曲和偏转。妥协便没有痛苦，便是逃避矛盾的最好方法。没有冲突，也永不改变。”

我终究还是如此一个人。我抱着吉他，看着眼前一条宽阔的哗啦呼啦的大河。有泡沫泛起。

“朝着河下游去。找找看那泡沫的去向吧。”有长发的人朝我伸出手。光从上方投射来，很刺眼，看不清那人的长相。

“就这样蹲着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去看泡沫去哪。”我回答。

“蹲上永远？”长发语气平静。

“又有何不可？下游未必就有什么好。”我反驳。

我的旁侧，河的两岸蹲满了人。满满的，黑压压的如河水一样的阴影。我想起地铁口，想起黎明前的压抑。

想起家乡的河。

长发的人便不见了去向。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缺失。

我起身，惊动身边蹲着的人。他们抬起头，是不解与嘲笑的神色。

我抬起脚，看着远处雾蒙蒙的下游的方向。

迟疑，又放下。我又蹲下。

蹲下。

无可救药。

梦醒过来，身旁睡着漂亮的少女。时钟是早上五时三十分。荒诞的我与世界，我与荒诞的世界。

荒诞的我与荒诞的世界。

醒来，却又再一次入梦。

Fade to black。

CD整个的化为她的形象。就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年轻的，没有妆的面 容。穿着我们那个年级的校服，她对着我笑。笑的灿烂，温婉如水。我 伸出手，想去抚摸她的面庞。她摇了摇头。

“最近可好？”我收回手。久久吐出一句。

“好。你呢。”她笑着。

“不好不坏。”我看着她摆弄自己的头发。

“可还在弹吉他？”午后的阳光，依旧是被镀上淡金色的发丝。

“在的。”

“你说过的，要出新专辑，一定已经做到了吧？”她杵起腮帮。

“……还没。”约定过么？大概。我想。

“那么，乐队一定是组建好了吧。”她继续笑着。我开始不安。

“……没。”是有说过要组乐队的。我忘了吧。我想。

“这可不像你哦。当初的笑脸和热情不见了呢。”

“我想，我可能累了吧。”我摊出手。竟然找不到什么借口。

“不，你可是还没走一步呢。你把自己困在牢笼里了呢。”

“我……”语塞。沉默。排球场旁有小鸟叽叽喳喳的歌声。

“你当初说过的呐，要成为最顶尖的吉他手，还要开很大的演奏会的呢。我记得，我全部都记得。”

她搂过我，吻我。

“对不起。我想我明白要怎么做了。”

我笑了。笑自己，以及笑自己。笑自己。

“可不要为了逃避而停滞不前呢。”她笑的很甜，如同我们在咖啡馆的午后。我抱起吉他，也抱起她。

“嗯，我这次，记住了。”突然很悲伤。这话说出来是那么的没有底气呐。

叹息，眼泪与一支烟。

“嗯呐，这次可一定要记好哦。那，再见咯。”她蓦地就消失了。

我起身。将CD歌词本重新收入盒子。好好装进行囊。

我找到当初翻的那个墙角，一跃出去。

转过身抬头看向墙，她仿佛也从那里下来。我伸出手抱住她。

然而什么都没有。光线刺的眼睛疼。

原谅我。忘了她的名字。

伍

我背上行囊，在河流旁起身，朝下游走去。在阿明离去后的第四个星期。

恒蹲在吧台后面削土豆。旁边的老电视机在转播足球比赛。

“大杯啤酒，炸薯片。”我找个位置坐下来，敲了敲吧台。恒看见我，脸上写满了惊喜。

坐在吧台远处的人转过头来。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拿烟。面前摆着一杯玛格丽特。空气中是奶油混合着酒精，香烟混合着潮湿的气味。

四

然后梦突然醒了。梦突然醒了。

身旁有没有人呢？我忘了。时钟是早上五时三十分。

我6点出门。两份早餐。

一份下肚，另一份进了冰箱。

下了雨。

五

然后下午时好像有人敲门。

End

专题

游鬼

文/寒和

美编/教主菇

夜色沉沉，乔可趴在宿舍楼过道的窗沿上，望向了学校围墙的外边，瞳孔里印着飞速滑下的湖泊和森林，神色淡定，面无表情。事实并不是它们在下降，而是这所学校在上升，像小鸡突破了蛋壳一样，教学楼、宿舍楼、连带着操场，一起被这片潮湿的土地孵出来了。

——乔可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景象。在数周之前，他半夜起床小解，偶然透过寝室门的小玻璃窗看到了外界——学校四周荒凉的建筑工地逐渐涌上来，要把这所在市里还算小有名气的高中埋没。乔可所见的范围都是漆黑的，只有楼梯间昏暗的灯光在发抖。他的头顶是没有星星的夜空，土和沙石团团围住了学校的四面八方，却没有落进来，是有什么东西保护了他们，他心底有个小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结界。

脸色惨白，嘴唇也在发抖，乔可僵立在门口，没什么动静，心理活动能谱写一篇悲怆乐章。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战栗，颤颤巍巍地爬上床，寄希望于一觉醒来就能发现这是一场梦。

——经过高楼大厦光滑外墙的反射，阳光简直扎瞎了乔可的眼。他对着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作为旗杆的背景，那些高高耸立的外文广告牌却提醒着他：这里不是中国。

乔可想不明白，为什么学校会来到异国的繁华商业街；他更加不懂，为什么老师同学面对这诡异的一切如此习以为常。同班的杰爷甚至熟练地背出了附近的外卖电话，好像学校本来就应该在这里似的，理所应当。

这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乔可睁开眼，对着阳光的存在倍感欣慰，心想果然昨天晚上是他睡觉睡傻了。他洗了把脸，拉开窗帘，再次被施了定身的法术。近处的女生宿舍楼，稍远的食堂和体育馆都是原来那样，日晒雨淋下有股苍老的感觉，而更远处应有的龙门吊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排商业中心的高楼，一个服装广告上金发碧眼的女模特和乔可四目相对。

乔可忍了忍，还是没忍住，大呼小叫起来，整栋楼都醒了。同寝的彦哥一边骂着“小乔你喊个鬼啊”，一边从床上跳下来冲到乔可身边，沿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随即一脸鄙视：“你看安妮看了那么久，还没看够啊，叫成这样。”

“不...不是的！什么.....什么那么久？我们学校是今天突然到这里的啊！”

另一张床的胖子也爬下来了：“小乔说什么梦话呢？明明住了一年多了都。”

乔可又辩驳了几句，被彦哥和胖子一致认为是在抽风。“你快换衣服啦，要迟到了。”胖子好心提醒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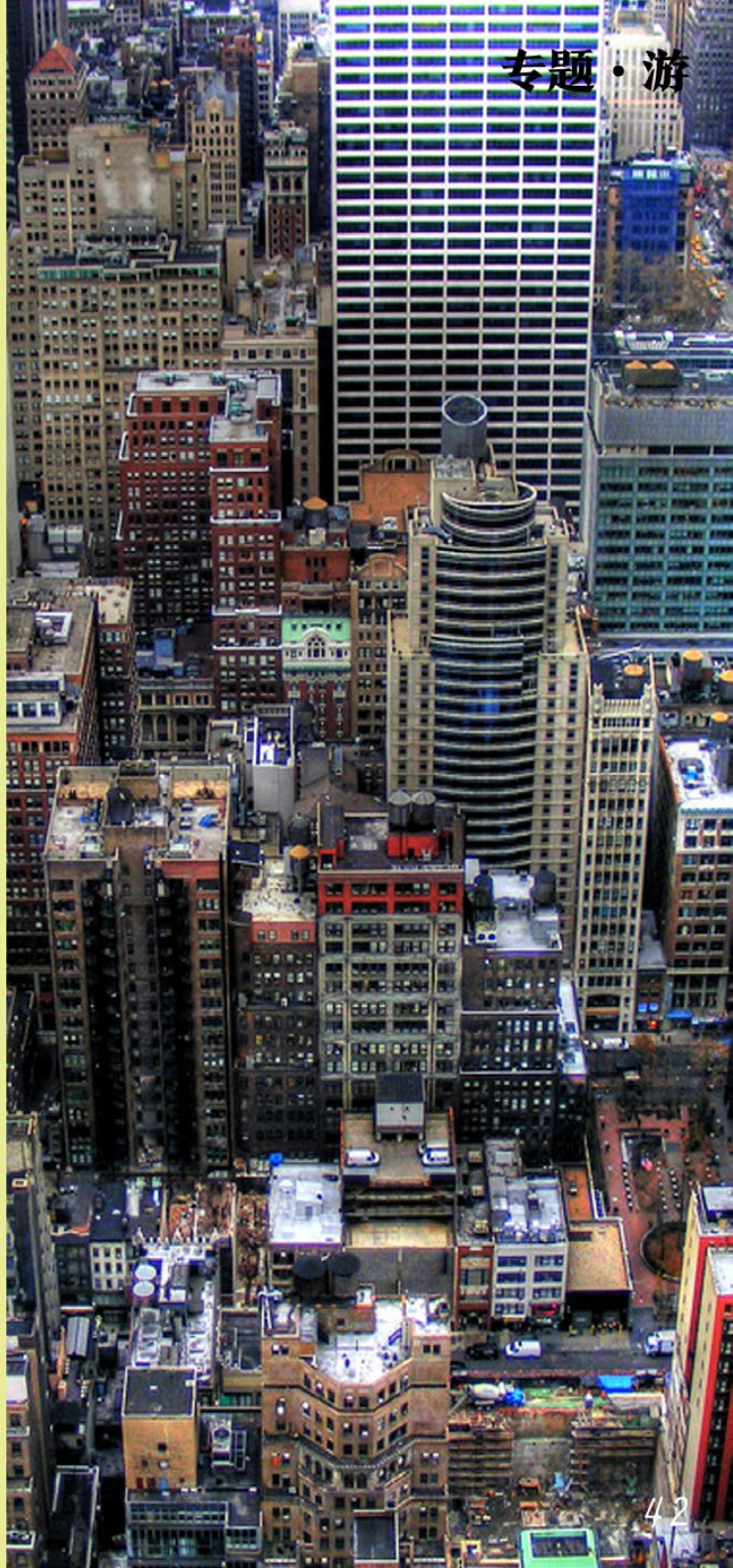
他满心无奈，只好先照常上课。一整天，乔可都在找和他一样知道这事的人，最后却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表示了对他的不能理解，甚至还劝他多加休息。

又到了夜里，乔可搬了把椅子坐在过道里，心慌地等着。今天会不会有变化？他打了个很大的问号，把所有认识的神明都求了一遍，什么上帝宙斯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只盼着今晚能把他们都送回去。睡意扯动着乔可眼角的肌肉，他死命把眼睛睁得老大，生怕错过一点动静，外面的世界依旧灯火辉煌。

十二点了，一道小裂缝开始在围墙的外圈蔓延，地面的小石子抖个不停，学校开始下沉。乔可一下站起，撞歪了椅子，注视街道的人来车往，他们对这片建筑的被埋视若无睹。

他看了约莫半分钟，回头冲进了寝室，他的室友彦哥和其他几人都不在，估计是去了自修教室拼搏，倒是胖子在床上睡得正香。乔可一巴掌拍在胖子的头上，用尽了力气把他晃醒，拖到了走道里。

“什么事啊小乔？”胖子是个好脾气，被粗暴地吵醒也没发多大火，扒拉着自己分不开的眼皮，奇怪地问。



“学校被埋了！”乔可激动。

“哦！又有谁往学校里乱丢垃圾？”

乔可几近崩溃，左手指着外边世界的斗转星移天崩地裂，悲愤地扯着胖子的领子怒吼：“说！你看到了什么？！”

“好山好水好风景。”

乔可一下就瘫了，有种生无可恋的气质。

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宁愿长醉不醒。

——最终那天他们还是没有回去，乔可眼睁睁地看着学校被埋了几个小时之后，又从某个沙漠中间钻了出来。同学们照旧上课、下课、吃饭、睡觉，眉头都不带皱一个的。

日子过去了好几天，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到了周末理应回家的时候，大家也很自然地都留在学校里，因为离家太远，好像想不起来以前骑着自行车就能回家了。而且似乎睡眠时间都能随意调整，不管学校在土里待了多久，倒了多少时差，大家都在各个地方的早晨苏醒，并抱怨一句闹钟又坏了。网上也没有任何有关学校失踪了的消息，一切平静。

当然，这个大家是不会包括乔可的。乔可这几天日日寝食难安，忧郁一层层将他裹紧。现在是午休时间，乔可一人趴在课桌上，脸朝着窗外，仿佛在欣赏天天不重样的风景，却没有陶醉的表情。今天到了一处森林里面，被树叶筛淡了的阳光扑在了他的脸的前方，一寸一寸向他的方向挪动，松鼠鸟雀一个个掠过梢头，本该是一片美景。

吃饱喝足的杰爷和彦哥迈进教室里，见着了奄奄一息的乔可，分别坐在了他的前后桌。“我说小乔，你最近是怎么了？装林黛玉啊？”杰爷开口就没好话。

乔可沉默不语。彦哥想了想他几天里的表现，猜测道：“疯疯癫癫的，还产生幻觉，我看啊，你不是有心魔，就是闹鬼。”

杰爷一下笑了出来：“得了吧，还闹鬼。这世界上哪里有鬼啊，就算是有，凭我们学校那么多题库题典的威力还镇压不了？”

还是趴着的乔可听着他们掐架，心思活络起来，怀疑真的是闹鬼，别说这不靠谱，更不靠谱的事他都见着了。乔可撑起身子，上了讲台，开始在那台电脑上搜索驱鬼的信息，也没办法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晚上，乔可偷偷摸摸地把他准备的一堆东西拖到了操场上，时间仓促而且他不敢去学校外面，所以东西有点简陋，黄符纸、八卦图、钟馗像、洋葱、简易十字架平铺在地上，甚至借来了一块佩玉。他按照搜索到的办法使用这些驱鬼用具，口里念着不动明王咒，挥舞着黄符纸和十字架，一个人做出了热闹的效果。

乔可一阵晕眩，忙活了半天才做完这个仪式，不等把这些收拾掉，他就想看看今天学校还会不会乱跑。十二时到，土壤照旧翻起，乔可有点失望，但不怎么意外，他这瞎折腾的劲有效果才怪了。瞥了眼地上的道具，要不明天继续吧？反正自己也睡不着，材料还有多。

驱鬼计划终无所成，不过乔可也算找到了点事情做。重复仪式了有几天，这日晚上乔可又大败而归，回了寝室，一屁股坐在门口的地上，他想不通的事情太多太多。虽然他挺少纠结于学校夜里移动了，但有个问题一直缠在他心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发现这件事？乔可鼻子发酸，他很讨厌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他被这个世界隔绝了，好像有条奔腾的河流，一岸是他，一岸是所有人。这样的情况一点都不好，他宁愿傻呵呵地每天吐槽闹钟，也不想知道闹钟是很正常地在走；他宁愿无知地对着不同的景观也生不出什么想法，也不想日日承受时空变幻的惊奇。他想有人懂他，可他找不到。

坐了一会儿，乔可双手后撑想要站起来，身体却固定在了半空。他目瞪口呆，刚刚坐过的地上一片冰凉，没有一丝他的体温。好半天，他慢慢立起，内心闪过了几天前杰爷说过的话，浑身抖得比第一天看到学校移动还厉害。

寝室里早早被断了电，乔可左手打着手电筒，右手伸出去翻开教辅书，白纸上的黑字在微弱的灯光下模糊得很。手指的颤抖突然停了，眼泪淹没了眼睛，却流不下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冒不出话来。他发现，自己白天还能娴熟解出的数学题，他，看不懂。

乔可觉得自己是个笑话。

一路狂奔返回操场，乔可扑倒在草地中央，仰面对着本应该有的天空。有液体顺着眼角滚下来，乔可无暇去管，明明没有星光，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开始通透起来。天为被，地为席，这些日日夜夜，他辗转了多少地方，是哪里能让他停留？有哪里容得下他？

过了很久，体温开始慢慢上升，乔可也渐渐可以用俯视的视角来看自己了，他知道，白天的乔可回来了。默念再见，现在并无实体的乔可腾空而起，冲向了天际，不知道那里是地球的哪个方向。

第二天早晨，躺在草地的乔可转醒，神识恍惚，过了一阵才想起来发生了什么，也说了一句再见。他从地上爬起来，面对着两架龙门吊，有再哭一次的冲动。

飘过了雪山，孤魂野鬼乔可回到了过去数百数千年的日子，他想起来自己是一缕四处为家的游鬼，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却向往细碎的人间。在经过了漫长的孤独时光后，被同样孤独的乔可的灵魂吸引，才会产生附体。

为什么他会孤独？他有杰爷、彦哥、胖子，有那么多的朋友，为什么还是孤独？他对每个人好，每个人也都对他好，这样也无法证明他不是一个人吗？游鬼不明白。

本以为附身之后就可以尽享脚踏实地的感觉，结果似乎他注定要永远在漂泊的路上。而他又终究不忍整所学校陪他浪迹天涯，这才回归于天地之间。

游，本就避无可避。

思子吟

文/林霖
编/kelly

五个字，个个都有千斤重。我忍着、忍着，终于忍不住，眼泪喷了出来。我慌忙抹了把脸，打下一句：“奶奶，等我十分钟，我回宿舍。”紧接着抄起了桌上的东西，逃一样地奔出了图书馆。一出门，我忍不住在空无一人的百万大道上嚎啕起来。

才下午五点，超市的汤圆居然卖完了！

也罢，不如随意吃点，好去自习。

离家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我打算在图书馆里过。

我最喜欢大学图书馆四楼——梯形隔间，实木桌椅，灯光昏黄。一时间，世界静得只剩下我和我。

坐定，开灯，开电脑，摊开书，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窄窗外，百万大道羞答答的，没有一个人。幽蓝的天空里，月亮又圆又大，亮得逼眼。

“嘀嘀嘀嘀——”的提示音突然划破静谧。

“老鹰邀请您进行视频通话……”

“哎哟——”我暗呼不妙，赶忙左手按静音，右手按“拒绝通话”，接着向左右的人点头欠身，拱手赔笑，一脸抱歉。

安抚了左右同学的情绪，我才打开 QQ，十几条通知倏地弹了出来。

“xx 年 x 月 x 日，老鹰邀请您视频通话。”

“xx 年 x 月 x 日，老鹰给您发送了一个窗口抖动。”

……

“xx 年 x 月 x 日，老鹰给您发送了一个表情。”

“xx 年 x 月 x 日，老鹰邀请您视频通话。”

“xx 年 x 月 x 日，您已拒绝视频通话。”

“老鹰”是我奶奶的 QQ 昵称。

从我收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个暑假起，七十八岁的奶奶就迷上了学习上网，确切地说，迷上了用 QQ，目的只有一个：和我视频。

“老鹰邀请您视频通话……”奶奶被拒绝了一次后，仍执着地发着邀请。

我不能说话，只好打字：“奶奶，我在图书馆，不能说话。别视频了，以后再聊吧。”

“对方正在输入……”奶奶小时候没学过拼音，打字极慢。

一分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五个字：“吃汤圆了吗？”

“奶奶，超市里的汤圆都被买完了，我没买到。”

“字太小”

“这么大可以吗？”

“小”

“这样呢”

“看不清”

“这样？”

“老鹰邀请您视频通话……”奶奶等不及了，我也打算放弃打字了。

可奶奶的视力……何时这么差了？

我心里一抖，按下“接受邀请”，奶奶的脸立即出现在屏幕上。圆圆的面颊，深深的皱纹，亮亮的眼睛，这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被我从小到大不知亲了多少口，此时，它那么遥远，我只能透过了无生机的屏幕注视它。

奶奶的脑袋小幅度而高频率地摇动着。前几天过年回家，我才发现奶奶有了这个毛病。奶奶说她自己不觉得难受，医生也说可能就是年纪大了而已，不要紧。可我每次看到奶奶的脑袋颤动着，心尖儿还是会跟着一起颤。

奶奶的声音顺着耳机线润开："我们正在煮汤圆。小姑娘，你好可怜呀，过节没有汤圆吃。"

我一想到全家人聚在圆桌旁，一边看文艺晚会，一边吃汤圆，而我一个人待在这黑漆漆冷清清的图书馆里，心里就委屈得厉害。我掩饰道："不可怜，反正我不爱吃汤圆。"

"咦？你不是很爱吃汤圆吗？每次我都让你先喝点汤，免得黏嗓子，可你硬是要抢着吃汤圆，非要咬上一口，看着黑芝麻馅流出来……"

我暗骂自己傻，居然向给我盛了十八年汤圆的奶奶撒这么一个谎……

在家过的每一个元宵节，奶奶都会煮一大锅汤圆，第一碗总舀给我。"出锅喽！小姑娘，要几个？"奶奶在厨房里喊话。"五个！"我坐在爷爷旁边看电视，骄傲地享受这"头一碗儿"的特权。

我继续圆谎："我爱吃汤圆，不过最近在减肥，而且作业挺多的，不吃汤圆，正好省下时间学习。"

"哦，那你学吧，我让爷爷来看看你。"

"孙女儿哟——"爷爷走过来，冲着摄像头好奇地张望。爷爷不像奶奶那么新潮，对 QQ 不太熟悉。"能听到吗？怎么我听不到你说话？喂——喂？"

"爷爷！"我轻声叫出口，立刻招来两侧轻声地咳嗽示意。

我指指书，表示正在图书馆；摆摆手，示意不能说话。

"喂——喂——听不到！你能听到吗？我们在煮汤圆，你在哪？"爷爷冲着话筒喊。

我咬着嘴唇，努力不出声，焦急地比着手势，可爷爷并没有理解。他以为是耳机出了问题，戴了摘，摘了戴，还不时拍拍话筒；又以为是说话声音太小，冲着话筒用力地喊，可一用力过猛就带出几声咳嗽，掺着几十年的烟渍和痰音。

奶奶抢下来话筒，说："别理你爷爷，你学习吧，就开着视频，我们看看你就行。"

看看你就行。

五个字，个个都有千斤重。我忍着、忍着，终于忍不住，眼泪喷了出来。我慌忙抹了把脸，打下一句："奶奶，等我十分钟，我回宿舍。"紧接着抄起了桌上的东西，逃一样地奔出了图书馆。一出门，我忍不住在空无一人的百万大道上嚎啕起来。

模糊的泪光中，我又看到奶奶慈祥的脸，还看到曾经的我。

病房里，我打着吊瓶，痛得"咝咝"吸气。奶奶瞪了护士一眼，执意把输液管在暖水瓶上绕了几圈——她觉得液体进入我的血管前加热一下，可以缓解疼痛。我靠在病床上看故事书，奶奶为我剥橘子。她撕去那丝丝的絮，一瓣一瓣喂到我嘴里，看我从痛苦中缓和一点，

她才笑了。

生病的日子里，奶奶守着我，寸步不离。那一年，我八岁，奶奶六十八岁。

酷暑难耐的中午，我在床上努力让自己睡着。中考第一门刚刚结束，下午开始第二门。迷糊中，听到厨房里有响动，我熬到闹钟响，起身，是奶奶在厨房里，左手擦汗，右手握着筷子，不停搅动锅里的绿豆汤，十分卖力。出锅了——奶奶将绿豆汤灌入水瓶，加几个冰块，冰遇热，发出清脆的“咝”声。她把水瓶塞进我书包的侧兜儿，说：“绿豆汤最解暑，下午都喝了啊。”我抬头看到奶奶满脑门子的汗珠，说：“您剩点儿给自己喝，也解解暑。”“锅里还有呢，快走吧，别迟到。”奶奶推我出门。我瞟了一眼灶台——我的奶奶哟！这解暑的绿豆汤，她一滴也没给自己剩。准是怕我不够喝，一股脑全倒进我的水瓶里了！我又感动又心疼。快到单车棚时我回头向上望，十楼的阳台上，奶奶穿着大背心，摇着蒲扇，正注视着我。见我看她，她挥挥扇子，示意我离去。

备考的日子里，奶奶照顾我，数日如一。那一年，我十五岁，奶奶七十五岁。

春节过完，准备回学校了，奶奶几次三番问要不要带什么。我说：香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北方的水果。说完这话，奶奶就不见了，再回来的时候，她提着一个巨大的袋子，里面全是冬枣。过了五分钟，听到爸爸大喊：“哎，哎，大家快来看看这老太太有多偏心！把好的都给你孙女，不好的都给我们吃。”我闻声好奇去看，奶奶正戴着老花镜，一一查看每个枣子。她拿起一个枣，旋转一周，一旦发现了一丝青色，便毫不犹豫地扔进另一个袋子里。一边说：“让我孙女沉甸甸地背上，还能净带些不好的呀？”说罢，她低下头去，继续她的工作，一丝不苟。我鼻子和眼眶一下子酸得不得了，赶忙低着头出了客厅。

离家的日子前，奶奶送别我，难舍难分。这一年，我十八岁，奶奶七十八岁。

六天前还在我身边挑枣子的奶奶，现在在千里之外，守着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心心念念地等着她的孙女。

我开始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狂奔。不能再让奶奶等了！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腿还是比心慢……我无力，无奈，无语，然后突然开始有些恨：我恨自己跑得太慢！我恨这山长水远亲人相离！我恨高血压和心脏病让奶奶没办法坐飞机来看我！我恨自己报志愿的时候满脑子“十八岁出门远行”“选择了一个如此遥远的城市！我恨繁重的学业让我在没有信号的图书馆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视频邀请！我更恨自己看电影玩狼人三国杀时向奶奶回复了一个又一个“在外面，以后再聊”“。“以后”。奶奶已经七十八岁了，还有多少“以后”呢？

这次回家，在柜子里无意间翻到了奶奶的体检报告。学医的我看得出，脑部有一大块坏死区。那一片花朵状的死黑，像一朵可怕的乌云，笼罩在我的心头。狂奔的我开始不能控制思绪：坏死可能是血管堵塞造成的，很有可能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奶奶的慢性病很多，每天都要

吃七八种药，才能维持下去。奶奶脑袋颤动，究竟是哪条神经坏死了？这条神经还会影响什么功能？奶奶一遍遍说“字太小”的时候，视神经怕是也在那次坏死中受到了牵连。奶奶时常听错我说的话，难道听神经也在退化？奶奶可是家里公认最聪明、最好学、脑子最好的人呀！七十岁还整天研究表弟的小学奥数题。快八十了，又学会了上网，不仅会视频，而且还会在 QQ 上打扑克，还会上网查资料解决家里冰箱不制冷的问题。可会不会有一天，奶奶会像《生命之诗》中罹患阿兹海默症的美子，连孙女的名字都忘记呢？

所幸现在还没有。奶奶虽然眼睛看不清了，耳朵不好使了，头也晃起来了，却能报出我爱吃的汤圆的馅，能记得我早饭吃甜不吃咸，能一五一十地说出我小时候淘气的故事，能记得住我在朋友圈发的每一条状态。

可我竟连她脑部坏死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奶奶辈的身体情况，一向是我最想问，却也最害怕问起的。怕听到坏消息。可事实上，每一次问起，回答总是：“挺好的，你别操心”。

在我离开的半年里，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

奶奶感冒过几次？血压控制得怎么样？冬天下雪的时候出门谁扶她？洗澡的时候谁帮她搓背？

这些，我问过一句吗？

我没有。

每次视频，都是奶奶在问我：“学习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有没有处得来的朋友？什么时候回家？”每次，我都一一回答，答完后关上 QQ，继续学习，或是赶往聚会地点，过着我平凡却忙碌的生活。

主动发问，我竟然一次都没有？

其实不是不想问，是害怕问。心里明白，言语上的关心，即便给出去也缥缈得很。踏出家门的一刻，便已无能为力。“父母在，不远游。”既已远游，给不了陪伴，已经不算孝子。

一句话闯入心头：“问世间何事最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我不敢再想下去。只能加快脚步。“叮——”电梯到了，我关门，按键，上楼，开门，冲进宿舍，打开 iPad，连上 QQ。

泪已风干。我挤出一个十分勉强却无比真挚的笑容，终于可以大声地、甜甜地、亲口叫出来：“奶奶！”

“哎！回到宿舍啦！”奶奶喜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00-852-xxxx xxxx”我打下一串数字，“奶奶，以后想我了，别等我视频，有的时候看不到通知。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两毛钱一分钟，不贵！”

“亲不待”。离家的游子所能做的，是给亲人的思念一个落脚点，不让她因思念落了空而徒增惆怅！除此之外，又能做什么呢？最怕的，无非是无休止的等待之后，丧失了等待的权力。“亲不待”，我已可以说出这后三个字，而且庆幸自己可以真实地感觉这份无奈之痛：这疼痛是我与家人间爱的证据，是人与人彼此珍重的证据，在疼痛的同时，我因我具备痛与爱的能力而欢欣。

没关系，别放弃治疗

今年是2015年，我认识圈小姐的第八年，同学六年，异地恋两年。十一月份她搭飞机来陪我，上飞机前给我打电话哭得很伤心。她说她害怕，害怕飞机不落地。我们之间，是半个中国的距离，我不知道我的小姑娘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如此担心如此恐惧。只是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她一点一点长大，在很多事情上，变得多思又敏感。我很心疼她。

亲爱的圈小姐：

你好，听说你病了，别放弃治疗。

不知道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吗？走心不走脑地迷恋着“出”游。

那年你六岁吧，哭闹着要出游出游，你爸也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你到距离你家两公交站远的地方去参观了一下高速公路，你就面对着建在甚高路基上的公路护栏深感奇妙活生生笑了一个钟头。对的，只要出门，只要不同于你日常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景，只要看不到你上学路上卖包子的早餐铺，你都定义成美妙的出游。

你三年级，爷爷带着你和妹妹去青岛旅游，只买到两张硬座的火车票。整整一晚的车程，你们爷孙三个在气味古怪的车厢里直挺挺的挤着。小妹妹哭闹着要睡觉，你爷爷就捧着她的头，你则端着她的脚，小姑娘横亘在你们两个身上不轻不重压了一晚上。火车哼哼唧唧晃晃悠悠好不容易靠到了青岛站，那边连阴天刮风又下雨，你们三个在宾馆里呼呼大睡三天，栈桥、五四广场、海岸线，也就是朦朦胧胧给了你一个两个雨中的背影。等你回家你说这是你最窝心最舒适最奇异的旅行，煞有其事地说宾馆的床绵软宽展，24小时的空调吹拂着，痛快地养精蓄锐之后，就可以出去浪了，美景美食里感觉自己眼大心大。静气凝神又洗心洗肺。你看，出游距离是远是近，风景是奇是鄙，车宿是舒适还是艰辛，你都从不记挂在心。于你而言，“旅游”是那么简单又快乐的事情，喜爱出游的心直接

又纯粹。

可是最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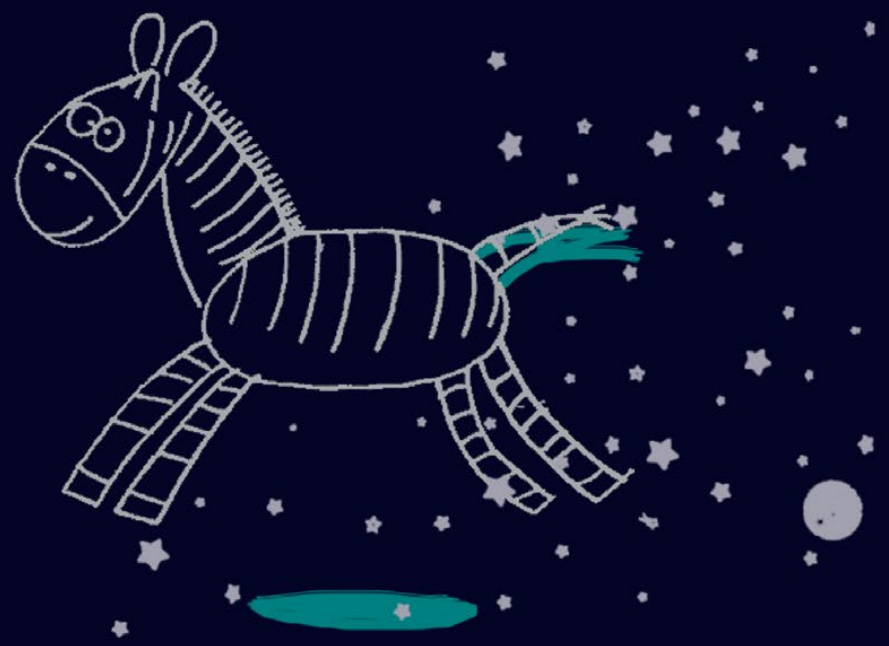
听说你病了。

是在听了王菲的《暗涌》之后吗？“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你开始担心你看到的风景像素颜的明星。你越是期待徽州真的是那个“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徽州”，期待那一汪洞庭湖水真的好似“巴陵无限酒”可以“醉杀洞庭秋”，就越是不敢去看去游。你胆子小了，不敢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现实，空洞期望着自以为是的事。脑内搭建的期望摔碎怎么办？干脆为了避免结束，顺便避免了一切开始。

病情是什么时候加重的？你说出游竟然让你有羞耻感——眼前那么珍稀的美丽，你却不会赞美。你说你辜负了云卷云舒、山川秀美，也愧对博物馆里那琉璃雕工与青瓷红釉。你啊，你站在大好河山中，却羞愧得发抖！

今年年初，得知你病入膏肓的消息。在你偶尔艰辛地克服出游恐惧，真正迈开脚到外地那为数不多的几次游玩里，为什么又会在异乡的街头被孤独湮灭？短暂的舒心与自由之后为什么会突然地被由渺小与陌生而衍发的恐惧所击中？每一次坐飞机，腾空之后深深的恐惧，你在不安什么又在不舍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顾城的这首诗——“马不是好马，那就能走就走，马不听指挥，那就随处停留。”别有那么具体的期望，也别在风景面前非要做一个游吟诗人，把“说出点什么”当做一件非做不可的事。随处驻足，随意欣赏，风景会给你太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还记得我陪你去坝上草原吗？虽然那里没有你想象中可以长到“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个高度的草和慵懒肥嫩的牛羊，但是你在那里看到了开花的草原，干旱季节，雨季的河流干涸了，可土壤却肥沃而营养，原本的河滩成为花谷，花谷沿河道连结成丝带缠绕，簇拥着你歇脚的小草丘，你平躺着看那近在指间又无法揪下的蓝天白云，你不会赞美也没想起要赞美。圈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简单生活，勇敢又纯粹，去偶遇惊喜，不凭空期待，你知道世界美好就好，谁说一定要颂词赞美，这铺张又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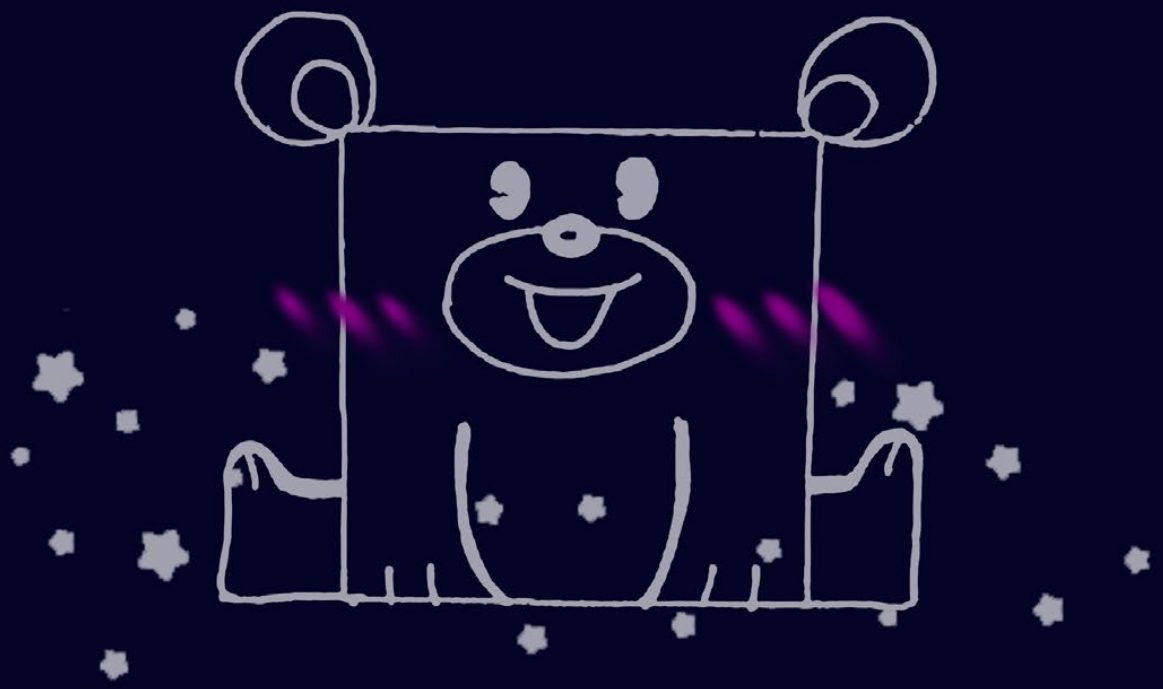


你不习惯享受自由，在异乡只会感到孤独；你惧怕坐飞机，每次的高空气流都让心漏跳一拍。其实我知道原因的，你对你的家庭有着太深刻的依赖与爱意，生怕距离扯断了脐带不能供氧。你曾经说你喜欢和爸妈一起出去，没有牵挂，不会担心。如果闲逛结束后也无家可归，走太远会被那么多人牵肠挂肚，游玩如何能被定义为遂意的事情？即使这样，真的没有关系，请你在你有限的人生里，就这样带着你的爷娘爸妈一起出行，完成你陪爷爷走遍青藏、陪母亲游遍东南的诺言，既然生而是蜗牛那就一直用脊背承载家庭直到终老。而我也只是想说，以后我啊，也可以和你一起，慢慢习惯这拖家带口的出行。

亲爱的，我在和你说出游的事情，可是你那么聪明，一定知道，生活亦似出游，我在和你说的其实是生活的事情。我想能够陪伴着你，接受治疗，让越长大越敏感得让人心疼的你，再回到六岁，那个简单纯粹的，只是迷恋着出游的你。

爱你的，R先生。

这一年冬天第四个星期天



世见

唱这乌兰之歌，为你破败的立国

文/陈子霖
美编/教主茹

2014年11月29日，古老的北京城迎来一场久违的雨。这是冬天的第一场雨，却也可能是最后一场雨。正如人世间很多事，才刚刚开始，便面临着散场的命运。冬日的雨自低沉阴郁的天空滴落，天地之间弥漫着渗人骨髓的寒气，令人感到些许压抑，却又无法言说，只能任其在心里慢慢沉酿。

我未曾想到下午四点的天空是如此阴沉，未曾想到在这样阴冷的雾霾天我和他会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漫步，更未曾想到在出行的这天天气如此糟糕，竟还下起了雨。我原本应该是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悠闲地度过一个下午。一切的一切，只为了赴一场夜晚的盛宴，一场源于音乐却又不止于音乐的盛宴。我记得我曾说过，凡是能让我想起南方的事物，原本都应是令我欢喜的。我也曾怀有这样的期待，期待能在某个暖阳如旭的冬日，能在某个清冷寂静的雨夜，在不经意间与过去邂逅，出席一场关于南方，关于久远故乡的回忆。我期待与南方的相逢，就如同在沙漠期待一场雨，期待滋润心灵田野的甘霖。然而，生命里的那场雨却并不如期而至，于是你在漫长的岁月里煎熬，并渐渐习惯忍耐那焦躁、干渴、孤独与绝望，在你习惯了习惯所带来的那种无奈的钝感之后，那场雨却终于来了。那场姗姗来迟的雨，在你最需要它抚慰的那段岁月里，它却在你的生命中缺席。于是，再面对那场雨时，你再没有曾经所幻想的欣喜，只有不安与惊惧。爱恨何尝不是如此，谁又能拯救麻木不仁的岁月里爱的荒芜呢？

大约五六点的样子，天已经完全黑了。雨仍是纷纷落着，街上行人匆匆，大概谁也没有料到原本干燥阴冷的北京城今日竟真的下起了雨。还好带了伞，我们才得以气定神闲的在冰冷的雨夜中撑着伞，慢悠悠的在喧嚣的街巷之中穿行。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行至湖边，我们不由地停下脚步，在那片昏黄的路灯光下驻足观望隔岸的灯火。在深沉而浓郁的夜色笼罩下，湖的对岸一片璀璨。雨滴伴随着那璀璨炫目的灯火静静沉落入黑夜的湖水之中，我看见那水上灯火飘摇的辉煌，宛如看见另一个世界，它仿佛是我所现存的喧嚣热闹的尘世的幻影。水面上随着雨滴沉落而闪烁不定的细碎光芒与那镜面似的轻轻摇曳的倒影，无一不透着死气，在那四处弥漫散逸的阴冷之气中，我竟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幻觉，仿佛这黑夜的湖那永恒凝滞的时空，那水上倒影便是在埋葬在湖底深处的久远过去的我，我们，我们所在的尘世的映射。那幻影静静的显现于这永恒寂静之中，仿佛是在隐秘地昭示着浮世悲凉且永恒覆灭的命运。我于是觉得即便是那隔岸灯火若星辰璀璨闪耀，也终究不过如同另一个世界的鬼火一般苍白惨淡。飘摇不定的尘世灯火，恰如我们飘摇不定的尘世命运。我们观望隔岸灯火，就如同观望我们过往的生命。

有人在唱古老的歌谣，歌声中透着岁月的苍凉与怜悯。歌者的声音在纷飞的细雨中飘荡，越过灯影摇曳的湖面，传至你我耳中。我们在无言的寂静与默契之中，静静聆听着那纯净而伤感的民谣，仿佛这尘世的纷扰喧闹都在那歌声之中渐渐消散淡远，仿佛这世间森罗万象都再与我无关，仿佛那歌声自遥远的孤岛飘来，仿佛我隔着人世茫茫的苦海在彼岸静静遥望，仿佛我就此放逐自己沉沦在黑夜的大海之中，仿佛那歌声如同涨潮的海水漫过我的头顶，生生将我的灵魂与肉体淹没。于是我和雨滴一起，沉落入水底，沉入水底埋葬的、灯影闪烁的尘世里。

终究是不能再多停留，听罢三曲，我们继续撑着伞，在昏黄的路灯光晕下继续前行。

望着这曲折的胡同，望着如织的人流，我在夜色之中感叹着人世拥挤的同时，脑中却也浮现出无数诡异而瑰丽的影像，我眼中所见的世界，在霓虹之中渐渐扭曲变形，所有的一切都在暗沉沉的光晕下变得模糊，变得陌生。所有艳丽的色彩在眼前如同幻影悠悠浮现，与我擦肩而过的行人脸上仿佛戴着花色斑斓的夸张的面具，他们的笑容就像莲花一般在若有若无的面具后绽放。他们鬼魅一般地从我身边悠悠飘荡而过，我瞬间觉得自己仿佛是跌跌撞撞地行走在一个魑魅魍魉横行的世界，仿佛是流浪于一个妖怪与梦的未知国度。我甚至渴望这幻觉不要消失，渴望能在这真实与梦幻交错的幻觉中遇见南方已逝去的故人。然而幻觉即使令人欣喜，却依然是冰冷的，没有温度的。它是人内心深处的自我抚慰，透着人对这现实世界的无奈与悲凉。再丰盛浓烈的幻觉也终究不过一场空欢喜。

路过一家卖明信片的小店，看见那满满一墙的待寄的明信片，心里竟泛起一阵强烈的思念，是从心底涌出的一酸涩与悲楚生生地将我的喉咙扼住，近乎令我窒息。回忆中的人就像一把老旧的藤椅，你只有自己去触碰它时，它才会嘎吱作响。我原本以为曾被冷漠而麻木的自己淡忘的思念，今日却如同涌泉一般自心底流淌而出。人们常言时间能冲淡一切，哪怕是曾经以为最刻骨铭心的感情。其实时间并非冲淡一切，岁月愈是无声地流逝，陈年往事便愈是沉淀，并在灵魂深处渐渐酝酿，直到酿出那甘冽醇香的美酒。而偏执的如同大地般深厚的感情也会在岁月长久的流逝之中，被人生生锁在那灵魂的城堡之中，即使再强烈再疯狂的思念在心中滋长蔓延，如同爬山虎一般遍布那城堡古旧的墙壁，那些往事、那浓烈真挚却又绝望哀痛的感情却再也无法对他人言说，只能深藏于心，只能成为时光的秘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静静躺在我的坟墓之中伴我永恒长眠。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门深锁的城，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破败的王国，里面荒草萋萋，凋落的、埋葬的全是这个王国不为人知的过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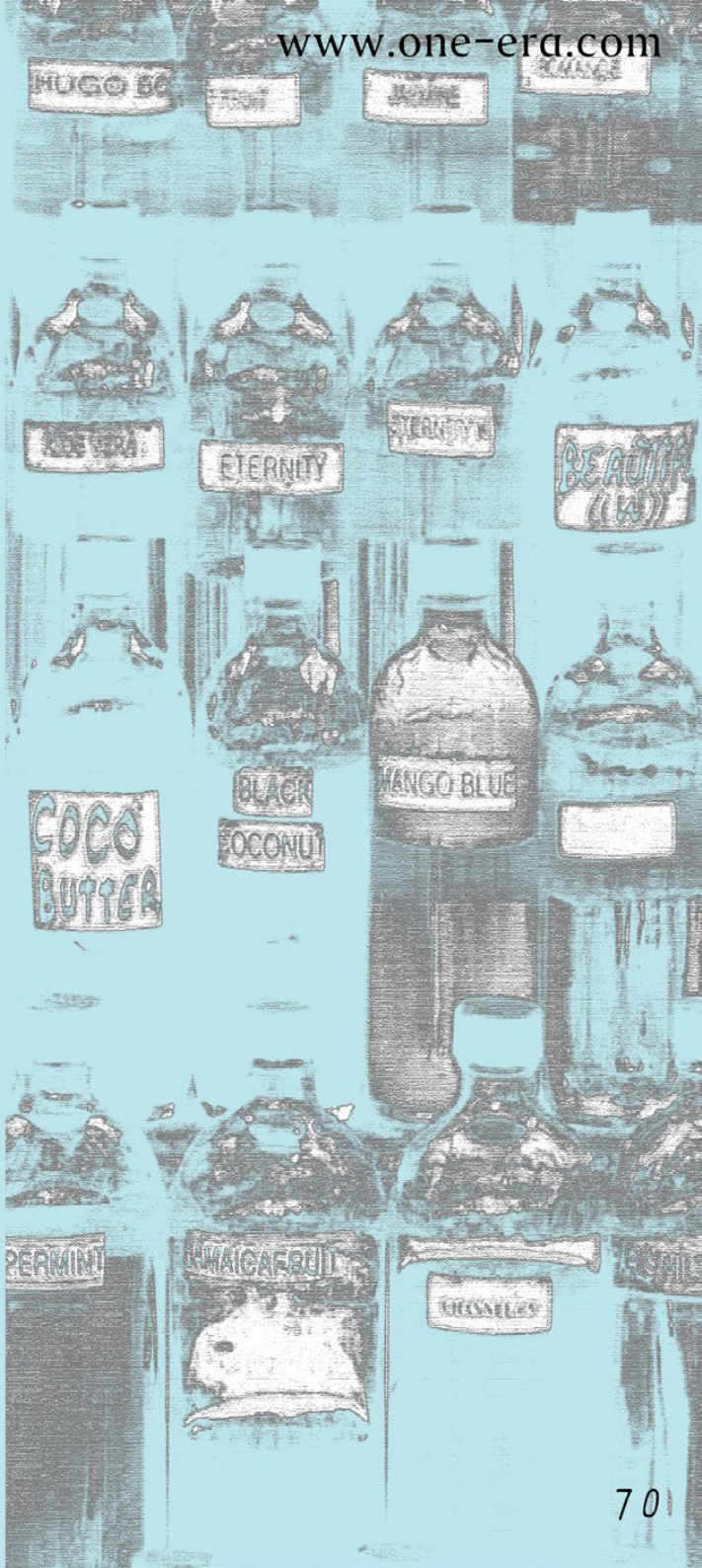
www.one-era.com

就这么走走停停，直到穿过街角，望见街对面拥挤的人群和被人群簇拥着的那夜色掩映下的酒吧，我才从那之前的恍惚中清醒过来，幻觉在片刻间消失，世界以冷酷的面目线条分明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在心里清楚地意识到，黑夜的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

今夜是幸福大街十五周年的演出。我正为此而来。

这家酒吧大概是由废弃的工厂改修而成，一进门那旧工业时代的浓厚气息便扑面而来。灯光昏暗，眼前迷迷蒙蒙，仿佛这浑浊而沉闷的空气中漂浮着若有若无的烟雾一般。空气中弥漫着尘埃、酒精与烟草的味道，他说他很不喜欢这种气味，我觉得还好，这种铁锈一般的气息让我想起安妮宝贝笔下那些城市森林中鬼影幢幢之地，令我在昏暗的灯光之中察觉到黑夜的危险和隐藏的秘密，这令我兴奋不已。脏脏旧旧的酒红色沙发、冰冷的水泥地面、墙角矮小的酒柜、被空酒瓶和零食堆放的满满的乱七八糟的木桌、无人弹奏的漆面被磨花的钢琴、神情懒散疲惫的无所事事的人、冲击着耳膜的重金属音乐的混响，所有的一切，都在唤醒我心底压抑着的狂热与疯狂。

人群拥挤，灯光迷离。我们和其他慕名而来的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在黑暗之中等待着乐手的出场。人声依旧喧嚣若浪潮，在这拥挤的小小场地之中，听着那嘈杂的人声与乐声的混合，呼吸着浑浊的空气，不禁觉得身上一阵阵的燥热，烦躁不安的情绪在心底缓缓爬行。急促的鼓声，跃动的旋律，在一片欢腾之中，乐队主唱阿飞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静静出现在台上。她没有穿或炫酷或奇怪的服装，只穿一件花纹繁复色彩艳丽的绸缎织成的衣服，随性而自然。她站在台前，舞台不过耀眼的灯光粉饰着她浓妆艳抹的脸庞，她整个人仿佛是暗夜之中盛放的妖艳花朵，在浓重的夜色里舒展着自己的身姿，燃烧着自己的情欲。她朱唇一启，全场瞬间静寂。邋遢的唱腔，幽默的歌曲，轻快的旋律，她用孩童的语调唱着那首近似童谣的歌曲《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这首轻快而幽默的歌瞬间炒热了全场的气氛，阿飞在唱完之后，扶着话筒的支架，轻轻说道：“我原本以为今天不会有人来的，我现在心里的感动，让我又想写一本书，不过，我不能再出书了。”她顿了顿，但台下很多人却已经会心一笑。“因为我老是讲黄色笑话。”她打趣的说道，紧接着又当着大家的面，讲了一个她自称是黄色笑话其实一点也不黄的笑话。我听着她讲话的语气，看着她孩童般纯真的眼神，竟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与愉快，我的烦闷在她幽默的话语之中渐渐消释。



讲完以后，她开始唱那首《蝴蝶》。灯光倏地暗了下来，在吉他清亮的伴奏声中，她站在那里，安静地歌唱。她的声音略微沙哑，并不甜美，但在那压抑的嗓音之中却能听到她内心大海的波涛翻涌。她就是用这样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细腻如织的感情。蝴蝶，蝴蝶，她驻足于黑暗之中，那独属于她的黑暗之中，宛如精灵似的蝴蝶，在夜风之中渐渐展开她美丽绝伦的翅膀，身姿凌风而动，灵魂在暗夜中翩翩起舞。“我独自走过城市，我无法穿过黑暗，我要你看见我白色的衣，我要你看见我黑色的唇，有谁知道蝴蝶在用黑色的唇歌唱，有谁知道蝴蝶夜里她们在哪里游荡，有谁曾真心真意爱上一只蝴蝶，有谁知道蝴蝶从来不能自由地飞翔。”婉转而悠扬的曲调，却又透着无可奈何的悲怆与苍凉。在那迷离而闪烁的灯光之中，我的双眼失去焦点，眼前一片光影重叠融合的模糊，于是我知道内心的幻觉再次被这密闭空间里回荡的鬼魅歌音所唤醒。阿飞在台上用情而忘我地歌唱，我却在盛大的音乐浪潮中听到自己内心低低的叹息，那是潜藏在心底深处的魔，它阴险而隐秘地蛰伏沉睡，直到这近乎暗夜诅咒一般的诡异歌声将它唤醒。我感到自己有些缺氧，脸颊潮红，全身发烫，然而，身体深处却涌动着一股股阴暗潮湿的寒流，它们连同恐惧一起，将我的灵魂紧紧攫住，不得动弹。我整个人僵在那里，全身毫无知觉，就仿佛灵魂出窍一般，感知不到自己肉体的僵冷与潮热。在阿飞放纵的叛逆的歌声中，我觉得自己就像她口中所唱的那只蝴蝶一般，飞往无尽遥远的黑夜深处，去洞悉黑夜掩藏的秘密。“有谁知道蝴蝶在用黑色的唇歌唱，有谁知道蝴蝶夜里她们在哪里游荡。”她梦呓一般喃喃重复着，像是在沉醉在一个神秘诡异的梦中不肯醒来。我在台下静静观望着我眼前的幻象，竟在恍惚之中发觉人生就像一场梦魇，只有在大梦初醒之时方能体会梦中的惊恐。阿飞的歌声宛如甜蜜的毒药，甜的能沁出蜜来，尽管我深知这黑夜的蜜浆是麻痹人灵魂让我丧失理智的致幻剂，但沉浸于其中，我竟体会到放纵与沉沦的欢乐。一种堕落的腐败的欢乐，透着将死之气，在黑夜之中将人引往坟墓。

阿飞停止了歌唱，大概是察觉到了方才音乐所带来的压抑或是注意到听众疲惫而些许淡漠的神情，于是又开始打趣说道：“我写歌一般就一分钟，但是太短，所以总是想办法将它们延长到三分钟。不过一分钟的歌也没什么，雷政富也才27秒。”台下一阵哄笑，阿飞没有感到丝毫尴尬，她笑的从容而淡然，仿佛能自由自在地游离在幻想与现实之间一般。我无比羡慕她身上那种令人过目不忘的特质，只一个音调便能将你带往她幻想的国度，任你在那光影交织的幻象中沉沦，却又能以一句随意的玩笑话将你带回现实，以幽默而自嘲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我这才感到灵魂像是回到体内，一阵疲惫倦怠之感瞬间袭来。片刻的欢愉之后，音乐再度隆重的响起。一片嘈杂的乐声中，他凑到我耳边问道：“雷政富是谁？”我笑着白了他一眼，在音乐的喧嚣与欢腾之中给他解释，心里想着这都不知道，这人是有多纯洁。需要解释笑点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我甚至为阿飞感到淡淡的惋惜，很多时候，她写的歌，她讲的话，都只有那些城市森林中寄居的坏孩子才听得懂，或者说她的作品，本身就是坏孩子的童话，天真与邪恶并存。

演唱仍在继续，阿飞唱着《今世今世越人歌》，我看着她这样个性爽朗而纯真的女子，望着她自我陶醉与沉迷的神情，透过她的眉眼仿佛能看见住在她心里那只暴烈与温柔共存的小兽，她就像穿行于这城市森林中的来自洪荒原野的野兽，爱恨都那么野蛮而天真。我相信她是个性纯粹敢爱敢恨的女子，正如她为了追随隐形的爱人，义无反顾的投身于音乐之中并坚持十五年的时间。十五年，听起来那么漫长，透着岁月艰辛，但也终究不过弹指一挥间，青春如此这般稍纵即逝，生命如此这般似花朵凋落。“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她唱着美人迟暮的苍凉，唱着内心隐秘的情事，依旧是那么压抑而痛楚，透着凄凉的唯美之感。心里念着那句古诗，看着歌者若黑夜盛放的花朵纵情摇摆，我再度想起今夜演唱会的主题“再不相爱就老了”。

想起曾经看到的那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在幸福大街的音乐里，你完全可以看到一个抒情诗人的影子：一方面是奇诡瑰丽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骨子里的阴冷、乖张、凄艳。当情爱为巨大的绝望所笼罩，这份将死之气进而会演变为一种蛮荒之地的恢弘情怀。浪漫的史诗，细腻的情感，无法在冷酷的现世存活。那些密不透风的绝望，忧郁和孤独，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就会以艳丽的花朵的面目，残酷的显现出来。”

不曾体会过被巨大绝望所笼罩的孤独，就永远无法理解我们对爱的强烈渴望。爱是恩慈，是恒久忍耐。它如同那场生命里久久不来的雨。越是美好的东西越害怕得到，在渴求爱的同时逃避爱，任凭灵魂在人世干涸龟裂的大地上灼烧，也只是选择长久的缄默，选择对干渴与孤独的忍耐，这是何其悲哀的宿命。

在浑浊沉闷、燥热难忍的空气中，在震击耳膜的鼓乐声中，在看不清彼此面容的黑暗中，在人与人肢体的碰触与摩擦中，我陷入记忆的漩涡，想起很多很多。记忆的片段连同狂躁一起，随着音乐释放喷发出来。我想起长久以来的焦虑与不安，想起彻夜未眠的痛苦，想起曾经在梦魇中挣扎的惊恐，想起梦境里的神秘的喻示，想起生理上对药物的瘾，想起疾病所带给人的痛苦，想起亲人长久的陪伴，想起生命中的相逢与离别，想起清晨敲响的丧钟，想起冷眼看过的悲欢离合，想起已经消逝的故乡，想起内心深处被尘埃覆灭的世界，想起远古的芹香，想起时间无涯荒野之中大风萧萧的草莽之爱，最后的最后想起萧红的那句话：

“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黑夜里四处游荡的灵魂，在灯影幢幢中携手自己的命运，踏上末日的归途。

或许，这仅仅是音乐所带来的幻觉。

在这抒情史诗的音乐中，在王国的幻想中，我所体会到的冰冷与孤寂的幻觉，亦是无可拯救的瑰丽与乖张。

在重金属音乐的浪潮冲击中，我眼睛所看到的，是漂浮于人世苦海上的一座座孤岛，正如马頔所唱的那般“在他眼睛里看到的孤岛，没有悲伤，但也没有花朵。”岁月寂静流淌，生命中原本应盛放的花朵连凋零枯萎的命运都无法迎来。即使那场象征恩慈的雨最终落下，但心里却早已荒无人烟，连自己都已消逝。只剩那颓圮破败空无一人的王国，只剩那埋葬时光秘密的萋萋荒草，在生命的黄昏之中，在回光的照耀下沐浴着日暮的光泽，静静闪烁着记忆曾经的光彩。

于是，我想起乌兰，那首乌兰之歌。

我这样渴望你
渴望着抚慰你
你的孤独
你的所有
我暖不暖的身体
你冷不冷的灵魂
我要你所有的王国
还有珠宝

一场的恩宠
一场的虚荣
歌舞升平孤独
朝秦暮楚虚荣
怎样才能得到你的眷恋
一生如灯火挥尽
千年也如此度过
我依然在你身边
只一瞬间

那些天使
挥舞着翅膀
降落在身旁
你却要飞走的呀
无声无息
千年也过去了
你在我身边
就这样一瞬间

乌兰，乌兰之歌。
喝我们沦陷至今的命运
喝你我破败的王国。

世见

红色人道主义·简

美编：嘿嘿君

人道主义，是重视人类价值——特别是关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基本生存状况——的思想。但是过分的人道主义，便显现出了一种狂热的红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群众对于“人道主义”的无知和对舆论盲从的体现。所以，所谓红色人道主义，即是人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无论前因，对于一切死去的人们表示同情和尊敬，对于造成流血事件的一方强烈谴责、抨击。

自姚贝娜去世之后，社交平台便被一篇激烈谴责媒体记者的文章刷屏了，所有人转发、谩骂、唾弃“没有道德底线”的记者。文章的第一句“等她死”有效地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作者又聪明地翻出了批判此类现象最好的例子：凯文·卡特的《饥饿的苏丹》，激起了民众的愤怒。转发者们的评论充斥着“丧失道德与人性”，悲天悯人的大众期望的，是记者报道每一个负面新闻、每一个社会阴暗面的时候都充当关爱大使，抛开他们“广而告之”的本职工作，第一个冲上去安抚、哭泣、舍命救人。然而，正如上一周在周会上听到的那样，新闻的善便是新闻的真，若他们不将报道事实作为首要职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又怎么会得到社会的知晓和关注？而群起而攻之的大众们，又是否真的像自己指责中说的那样，在媒体没有将此类事情放到头版头条的时候，去关注、去行动、去努力地做“生前关注”“帮助无声的底层”的事情呢？

人尽其职，没有人希望看到一个生命的逝去，媒体的作用是让信息流通，其他人道主义的事情，便是每个人自己的良知和意愿。作为一个称职的记者，要做的是有敏锐的预知力，在政治、经济、宗教、娱乐等各个领域都能够综合现有的信息，预测未来，并做好迎接现实的准备。在这次关于姚贝娜的事件上，在知道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后，记者们写过讣闻也会祈祷着她的奇迹平安，或许也会再写一篇关于她熬过鬼门关的文章，然而当死亡来临，那篇关于“她熬过来了”的文章只会永远被尘封在电脑里。于是，人们看到了记者的冷酷无情，因为他们做了本职工作的谩骂，铺天盖地。

周四的新闻辩论课上，教授出的题目是<Does the freedom of speech equal to the freedom of offence?>。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Yes，然而细细想来，真的那么确定吗？诚然，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剥夺一个人生的权利都是不对的，这也是西方国家出于人道主义而废除了死刑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是“红色人道主义”。恐怖袭击一出，人们往往会站在“造成人员伤亡”的一方，强烈地谴责另一方，哀悼、叹惋。但是如果站在那些穆斯林的一边想一想，《查理周刊》无休止地调侃、搞怪，将他们至高的神卡通化，完全失去了最起码的尊重。看过那些漫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或许作为信徒他们可以接受批评与修正，毕竟现在不再是“文明古国”的年代，但是当这样的漫画成为了羞辱，挑战了信徒们最基本的原则，那便是对文化与信仰的亵渎。西方国家的不以为然、对凡事的满不在乎，也可以说成是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于这种差异的漠视，才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每一篇哀悼查理的文章，每一个说出“Je Suis Charlie”的人都看到了那句查理的至理名言，“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我欣赏他对于自己工作的态度，但并不认为这是他蔑视他人信仰的理由。

其实，如警钟版忽然爆发的恐怖袭击是对所谓“媒体自由”的宣战。长久以来，关于“媒体自由”的限度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没有哪个国家的哪部法律能够明确地规定出一个底线——限制得多了，民众会认为自己被剥夺了民主的权利；限制得少了，又会威胁到被卷入某媒体事件的人的切身利益，甚至有损尊严。“姚贝娜事件”中，社会对媒体工作者的谴责，以及因消息发酵太快而造成的社会对记者的误解，让新闻人陷入了道德陷阱；“查理周刊事件”中，几位漫画家的不幸去世，也是无法限定“媒体自由”的牺牲品。

人道是必须的，但也应该透明的。

冷雨幽窗不可听

文 & 篆刻 / 孟小然 编 /Kelly

——记 2015 年 1 月 10 日南莲园池昆曲清音会

艺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极闹中的极静，总是令人感动的。也许一墙之隔就是都市的喧嚣，然而只这一墙，却小心地圈起了一片清静。九龙钻石山的南莲园池就是这样的所在，而昨日这里的一夜昆曲，又何尝不是，在尘世闹中取静的酝酿。

如果说昆剧是要演出来的，那么昆曲可能就未必需要付诸于氍毹粉墨，也无需取悦观众要好博彩，而能够以清音的形式汇聚它的知音们，谓之「雅集」。雅集，必然不同于大戏园子里扰扰攘攘的大众，就在南莲园池内一间仿古式的小厅堂，不着华服不饰戏妆，集合了小众的聆听者们，台上台下，都极简单干净。

资深的戏迷通常不称看戏而称听戏，然而昨晚的雅集，似又不是能听的，就像唐诗不可读一样，需以心以灵去投入。余英时先生在他的一篇小文《新春谈「心」》中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心」的文化，心以灵为媒，体验感知。读诗、听曲，可皆如马一浮先生所讲：当以「感」为体。能感者，动心起性，谓之知音。因此这一夜的昆曲，可以明代才女冯小青一句「冷雨幽窗不可听」为喻，即曲在心中不可听。

昨晚的雅集是以「昆曲皇后」华文漪的到来为契机的，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华文漪再临香江，与之绝配的自然是上昆大家蔡正仁，还有可以与之共作传奇的女巾生岳美缇。另外两位，香港的昆曲名家，顾铁华、邢金沙，笔者业余习艺于二位，自有下文另谈。香海轩，一处简单的旧式小舞台，台下满座也不到百人，小的厅堂让一切的声音都那么舒服，不温不火地送到耳朵里。客串主持的是上昆的当家闺门旦沈昳丽，接续昆大班的下一代的代表性演员，03 年曾有新编戏《伤逝》问世。沈昳在主持时每每以昆曲义工自喻，可见此刻台下座中的白先勇先生之影响非凡。无论青春版《牡丹亭》在昆剧艺术上的褒贬如何，白氏带动起来的「昆曲义工」风潮，有辛酸也有庆幸。或许历经沧桑的昆曲已经不在乎这一点辛酸，那么就更加庆幸，好在这六百年前的戏词曲调，如今还在台上台下流淌。

笔者早年爱好京剧，后沾染上昆曲。窃以为，京剧是火热的，而昆曲是冷艳的。冷艳，即若即若离于民间，没有一丝火气。但没有火气，并不代表没有情感的高傲冷漠，有时候情之深未必喧嚣，反而付之于表面上的平静，而实则痛入骨髓。蔡正仁就是这样在戏中用情至深的演员。时人常说蔡、华是昆坛的双星绝配，然而笔者以为，华文漪像是素手调出的蜜水，而蔡正仁则像是苦苦酿出的黄酒。早先听坊间传闻，蔡正仁成名唱段《长生殿•哭像》一折，经常让他在舞台上痛彻心扉，甚至下台之后泪仍未干。而今番再听《荆钗记•见娘》并《哭像》，方知何谓哭得真切。开唱前沈昳丽报幕时还提到蔡先生哭唱一事，台上台下都作轶事来笑，然而笛声一响，前一刻的蔡正仁似瞬间变作戏中的王十朋，又变作唐明皇。他唱戏，把剧中人物的痛，变本加厉地移植给自己，深深铭刻，又在曲笛声起的一瞬间，原封不动地倾倒出来。蔡正仁与华文漪同年，二人却是一人白发苍染一人青丝依旧，也许是前者更苦一些罢。无论是唱戏还是为人，一样温和的外表，蔡正仁唱的最好的官生，李太白、唐明皇、崇祯，无一不苦。台上戏情，台下人情。谁家离怨悲欢事，尽诉台前梦里人。

前文说华文漪是一盏蜜水，而且是甜到骨子里的那种。早年有人称赞

华为「小梅兰芳」，其实笔者私下以为，较之于梅氏，华文漪的曲风更类言慧珠。言是媚，华是甜，都是女人演透了的女人味。华文漪曾言，梅氏在舞台上成功的旦行塑造得益于其时时处处仿摹女人，举手投足都要牵动台下观众的神经，戏里雌雄莫辨，方才是做足了戏。华文漪虽为坤旦，然则戏中人物究竟高于生活，不经历一番深入琢磨，也难得舞台上的艳绝四方。戏曲的行当程序赋予了演员特殊的人生体验，华言道自己年届七旬还能在舞台上演尽了二八青春，实得于闺门旦这一行当。上得台来，华文漪给人的感觉是「永远的十八岁」，一颦一动，一眸一笑，青春如旧。特别是《牡丹亭•惊梦》「山坡羊」中由坐而站扭起来的身段，起身复坐，浑似羞答答娇滴滴一个小姑娘。而笔者私心最喜华文漪演的还是《长生殿》，雍容华贵一似昆曲中的梅派。尤其「泣颜回」一曲生旦的对戏，虽是帝王贵妃在宫廷宴游的奢靡场景，仍旧不带一丝烟火气，甚至更无一点脂粉气。清清冷冷好似时在戏中时在戏外，雍容尔雅、厅堂之美。搭档演唱时，华文漪一把洒金折扇半开，斜倚在桌台旁，俨然曲家先生，承蒙这小庭院的氛围，带给听曲人江南文士曲水流觞般的雅趣。

岳美缇上台前，沈昳丽说道人们评价「华岳是传奇」。的确，两个女人，占满了这小舞台的一台戏。岳美缇自言其嗓音宽度不够，故专攻巾生而不碰大官生戏。旧戏中男人演女人者众，而女人扮男人者微。巾生举手投足间的书卷气、儒雅气最是要紧的，而且一动一静皆合曲意，皆有讲究。坤生要在台上把自己变成男子，除了磨砺嗓音，就是体味男人。京剧的坤生魁首冬皇（孟小冬）是一副冷清的性格，而岳美缇则常言她在台上表现的是「阳光少年」，温和而可爱。京剧常有的帝王将相，在昆曲则是才子佳人，你侬我侬的情调被婉转地端出，一往而深的风流。岳美缇当日腰部不适，却也无妨她的玉树临风，上了台，似乎就入了戏。最爱她一句「听平沙落雁呼，远水孤帆出」（《邯郸梦•三醉•迎仙客》），温润得淌水的嗓音，犹如鹤鸣九皋之声，静穆悠远之境。《玉簪记》、《牡丹亭》皆是与华文漪合演，二人的嗓音相协，和鸣出珠圆玉润的听觉触感。

座中多是曲圈内人，因而舞台上并不热演的冷戏也被毫无顾忌地吟唱出来，一如《疗妒羹》的《题曲》。邢金沙本为浙昆演员，后来港，先教粤曲，后言归正传教授昆曲。《疗妒羹》本是明代吴炳的剧作，红颜命凄，妒妇常有。《题曲》一折中，乔小青独坐孤灯，读《牡丹亭》感怀伤己，吟出「人间亦有痴于我，何必伤心是小青。」此句源自明代才女冯小青的《無題》诗，才情姿容奈何家败人去，孤独抑郁而终，书稿又为大妇所焚。冯氏一生悲苦寥落的际遇为文人感伤，填词度曲，移植在乔小青这一人物上，题曲作诗且悲且叹。邢金沙曾为梅花奖得主，文武兼修皆为所长，来港后成立传习社，香港众多曲友皆得其所传。

顾铁华先生本为香港企业家，因爱慕昆曲，随俞振飞先生学艺多年。传统戏曲在香港的传承是以一种纯粹而特殊的方式。49 年前后，曾有多位京昆大家驻足过港岛，如孟小冬、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等。京昆的票友里，上海移民而来的商人居多，经济条件的优渥让他们得以认真地延续早年对戏曲的热爱。故此，受业于名家的京昆票友及其后代们，成为在香港传承京昆艺术的主要前辈。顾铁华先生就是香港昆坛一位主要曲家，他不止有俞派艺术的传承，也有对古本老戏的补足，例如这次

与邢金沙合唱的《合纱》。明人梁辰鱼的《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乃是昆剧有载的第一个剧本，常演有《寄子》等折。然原剧本只有《分纱》而无《合纱》,为一补古本缺憾,方有 93 年顾先生议起之《合纱》、《泛舟》两折。仍以古本老戏之传统为基础，严格按照《浣纱记》原作之风格，恪守昆曲格律再行度曲。因此，该折戏颇有古风，好似对于古建筑的「修旧如旧」,即与古本达到和谐的统一。顾先生嗜戏学戏,唱戏研戏，已逾六十载，今在李和声先生邀请下为我等传戏，如此曲友，可谓痴心。

思及此，笔者忆起很多隐身民间的京剧余派票友，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未曾登台，私淑余门艺术而不求闻达，终生听模「十八张半」如做学问。文化传于人，戏曲艺术的生命力既有赖于传承有序的角儿们，又在默默于民间的票友曲友、众多爱好者们之间。昆曲几历生死，聚聚散散间，无论是二十世纪培养传字辈艺人的昆曲传习所、抑或五十年代艺术废墟中崛起的浙江昆剧团，还是当下曲学的传播研习，都与曲友密不可分。而具有专业演员的精神，票友一般的追求，也是当下优秀的昆曲演员的风致。

似水流年，台上的无论名角儿还是名票，皆已年近古稀，时光似流水一般磨出了那清冷悠长的曲调，且日久绵长，昆腔里酝酿的味道日益深厚。昆曲不但是流转了六百年的古老艺术，更是一种慢生活、雅文化，精致的人生格调，又是一种对世事的谦卑，慢慢磨出了圆润温和的性情。有作家评论道：台上是疯子，台下是傻子，台上疯狂地痴迷，台下傻傻地品味。百味千家、人情世故，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更变它共鸣的特质，几百年的曲调和戏词，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被台上台下的众生体验。戏里的乔小青也罢戏外的冯小青也罢，一句「冷雨幽窗不可听」，让笔者感慨良多。昆曲不可看，甚至不可听，却值得用尽一生的心境，由少而老的流光，去品味，甚至中毒于斯。

借冯小青《无题》诗首句并韵,另作一首七律,聊表笔者以心品曲之情，以下：

冷雨幽窗不可听，拍捱冷板醉初醒。
亭前拾画唤春梦，殿上长哭叹落星。
水磨沈吟游夕渚，袖罗轻舞付朝暝。
旧时雅曲出王谢，何处笛音风入棂。

2015 年 1 月 11 日

小然

附

《上海昆剧团诸艺员赞七首》

其一

计镇华

身随心意俱遥观，自在九皋鹤唳寒。
伍相三谋忍寄子，卢生一枕梦邯郸。
皓髯苍发书青帙，玉振金声落翠盘。
尽得戏中离合故，长安遗事岂空弹。

其二

梁谷音

何知美玉尽雕琢，坎坷悲寥自不群。
色未必空萧寂寂，难收覆水思纷纷。
媚眸深处结情恨，燕舞成风诉苦欣。
空谷幽音传百曲，闾乡几度喜相闻。

其三

蔡正仁

雅部正音松涧泉，松昏石乱水涓涓。
红颜误国讽天宝，放浪形骸醉谪仙。
痛煞前尘垂泣泪，长嗟此戏自弥怜。
觉来鹤发代玄首，梦醒不知过昔年。

其四

华文漪

翻飞袖舞悠悠诉，冷曲工歌为载扬。
清笛犹然思故土，水磨应教传西洋。
游园但得旧人泪，小宴哪知新墓凉。
未及醒时曾细看，恍然台上是梅郎。

其五

岳美缇

戏房未有落风尘，帘卷氍毹忽几旬。
玉树临风持素扇，谦谦君子佩兰巾。
亭前柳枝真为眷，月下琴音佯作嗔。
难得坤伶师宋玉，凄凄不识女儿身。

其六

刘异龙

菽乳一方颜上画，滔滔妙口若悬河。
淮中阿鼠会知府，郓县张三丧玉娥。
戏水游龙身出凳，投林穷禺口含靴。
插科嬉笑滑稽态，犹自咿唔念佛陀。

其七

张静娴

曲生云起声翻弦，细雨斜风君未眠。
班女卓然春易老，道姑情纵惜华年。
不拘一格绘群态，入木三分摹锦嫣。
和寡何须怨下里，此情深处见天然。

三首歌 谈谈 [illegible]

作者：林霏
美编：梨尘

艺眼

张悬是个“听她的歌，你会想了解她的人生”的歌手。

张悬的歌，旋律平淡，歌词简单、破碎、重复。但她却是我最喜欢的华人女歌手。

为什么喜欢？因为有触动。

听歌是一种艺术欣赏，而艺术欣赏的本质，是欣赏者对艺术形象的体验、理解、想象、再创造等心理活动，从而获得情感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可能正因为歌词模糊，反而能引发我的许多思考，让我忆起许多往事，于是听歌不再是接受歌手单向的输出，而像是友人谈话，变成了双向交流的过程。当歌手成为了朋友，可不是会想去了解她的人生么？

一、《城市》

（一）

十八岁前，我生活在一个大都市里，屋子临街。

晚上七点，窗外黄色的车灯连成一条凝滞的河。又是下班族的“每日一堵”时间。

午夜十二点，偶尔有豪华的商务车驶过。我在窗边想：刚谈完生意吗？还是正在赶着去开始喧嚣的夜生活？

凌晨四点，运货的大卡车刚被准许进城，轰隆隆压过路面——司机几点就起床了？还是不知疲倦地通宵驾驶呢？

这个城市没有夜晚，没有一时一刻的休息。她容纳各种人，各种生活形态，因此每一分钟都有人在劳碌，有人得势，有人失势，有人欢笑，有人流泪。

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一忙，日子就过得像飞一样。于是人们拼命地想要抓住时间，疯狂地给自己安排事情，唯恐时间虚度——上班族下班后去酒吧狂欢、学生放学后去补习班充电、生意人在家长会上看报表——到头来，身心俱疲，更觉得时间不够用。

“是为了什么？”每次站在窗边，看着这城市的车水马龙五光十色时，我都诧异得很。

“夜里回忆是白天川流来往/此刻偶经的车/活着/时光如水经过/你捧/常想起渴有多渴”

城市人像夸父，体会着几乎要夺取生命的干渴。面对时间如同面对死海之水，狂饮欲止渴，可是没有意识到死海的水含盐量极高，喝得越多，越容易干渴而死。

（二）

城市人，身上加了太多任务，被命运的陀螺抽打着不停旋转。在满

满当当的行程表中，左右逢源，好不热闹，却又在某个午夜，突然渴望动人心弦的真情。大城市里的小矫情，真实地存在于，万千人海里。

静静的夜，我躺在床上，耳机里放："聊遍了所有万千的脸色，还是在等一瞬间的心动"。是我骨子里期待真情的缘故吧？听到这句，突然被击中了。

（三）

曾在午夜去过后海的酒吧。路上经过白塔——那是一座藏式喇嘛塔。古典的白在夜色里被灯红酒绿辉映着，酒吧驻场喧嚣的歌曲撕裂了古老的二环原本的宁静。换下西装皮鞋的男人在酒吧里享受美酒和美女，放松被压抑的神经，好迎接天亮之后的堵车、雾霾、房租、和工作。宗教？理想？都幻灭于娱乐之中。

"人们火热/宗教理想娱乐/而我爱你/你可曾记得/人们懂得/激情后各自沉默/而我爱你/但不因你而什么"。

看街上红男绿女声色犬马，我感到无数个陀螺在不停地旋转，而城市本身，幻化成巨大的水晶球，被一双无形而有力的手掌握着，不停地旋转——巨大的荒谬感将我击穿。我想改变，却发现无能为力；我想逃离，又因惯性而无法打破生活的节奏。而更加怪诞的是，我一边像局外人一样观察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而同时也在作为它的一份子生活。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城市的面貌。或许我骨子里不适合做个城市人？对城市的感觉，时而有无奈、悲凉和荒谬，可也因为这无奈、悲凉和荒谬，产生了幻想、憧憬和期待。张悬说："我们希望自己的城市长什么样子，其实都是可以下手去做的。当你是这个城市里一个突变的个体，当你做了这个城市所不曾见过的事情，这座城市就再也不一样了。"

听了这话，倒不至于彻底绝望下去。

二、《无与伦比的美丽》

"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

第一次听到《无与伦比的美丽》,觉得这首歌有种歇斯底里后的希望，让人特别感动。原来歌曲背后，有青峰和张悬的非爱情故事。

青峰说：

"这是我写给张悬的歌，歌词引用了很多我跟她一来一往的简讯内容。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我们开始建立深厚感情的那年夏天。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熟，我趁著酒意和悲伤，在大街上狂奔哭泣，她竟然马上从士林赶来信义路找我，在后面紧紧追著我，为我挡去很多不必要的人。那年夏天，和那个晚上对我来说很重要。从那之后，夏天就变成了我们的密语，只有我们知道代表著什麼意义。"

张悬说：

"青峰大五时，我在'女巫店'打工，只希望二十岁做

的那张唱片能流出去，已经绝望到不想再发唱片了。青峰他一个人帮我画歌词、印歌词、设计封套，一百六十份全部手工。我没有看过朋友对我做出来的音乐，或者我这个人，那么在意过，他比谁都珍惜我做过的东西。因为他那么努力，我会更努力把艺人应该做的事做好，不要老是想逃走。”

二十岁。有梦但也会害怕的年纪。

出身书香门第的张悬，在国中毕业后就终止了学业，开始做唱片。陈升和张悬合唱：“二十岁的火光/映在你坚定的脸上/泪干的男人呐/开始了流浪的旅程/也许路上偶尔会寂寞/温柔男人用它来写歌”。
二十岁的男子汉，在流浪的路上，尚且有风一样缥缈的慨叹，而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一边打工一边做唱片，歌里面却都是坚强、理性、哲思，那脆弱与眼泪呢？不是留给了自己，就是给了好友青峰吧。“她竟然马上从士林赶来信义路找我，在后面紧紧追著我”——或许是因为她对青峰那种想要做逃兵的心态感同身受，因而希望他不要放弃，或许至少不要被抑郁症摧毁。

他们两个人的友情，似乎是如今的娱乐圈中难得的一丝清新空气。相比天王天后们热热闹闹的结婚、离婚、婚外情，他们俩的友情或许从来不会上头条，不会为人津津乐道，可是有哪一份感情的主人公，会希望用“头条新闻”来证明感情的价值呢？

张悬与青峰有共同的追求，彼此的理解，这样的情感不轰轰烈烈，却坚不可摧。有人曾问他们，“友谊会不会发展成爱情？这样发展出的爱情会不会比较美好？” 青峰答：“那些一辈子很重要的朋友，最好不要变成情侣。当关系太密切时，总是有些很复杂的事发生。”

有的人因为太重要，便选择做朋友，因为朋友永远比恋人走得远。我深以为然。

三、《玫瑰色的你》

2013年三月，博群音乐节。我激动地站在崇基教堂里，听张悬只抱着一把吉他，弹唱《玫瑰色的你》。

这首歌的MV很有意思，残酷的画面与鲜艳的玫瑰花瓣形成强烈的对比，字幕上——“Rose-colored glasses 1. 玫瑰色的眼镜； 2. 幼稚的、乐观的想法”。张悬是借用了英文里的双关词写了这首歌。

MV中各个场景，影射着各种社会议题：海滩上倒着的军人——战争、死在书桌前的知识分子——学运、救护车上的独立人士——民运、浴缸殉情的情侣——两性议题、车祸与核能发电图——反核、瑞典马默尔枪击案现场——种族。而每一个残酷的场景中，都洒满了唯美的玫瑰花瓣——像是要掩盖伤痛，呈现不真实的美丽。MV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在看到一幕幕前述场景后，无数次想要斗争，最后，他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抱起小女儿，将手里的枪换成了电视遥控器——“你看见你想看见的，它将发生”。面对社会的不公义，人们选择转台，选择戴上玫瑰色眼镜，对各种议题视而不见。可其实，手中的遥控器比枪更有力量——沉默和冷漠，是将社会理想杀死的真正凶手。面对如今的社会，媒体粉饰太平，人民视而不见，温馨的玫瑰色蒙蔽了双眼，却是无形的慢性杀手。

张悬对这首歌下这样的注解：“只是期待和平正义的人，是无法带来和平正义的。即使我们自以为多渺小平庸，我们都造就了这个世界，唯有去实践参与，我们才能在这个时代，打造真正的和平正义。”

关注各种社会议题的她，一向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鼓励青年人深思

自己的处境。“不要受宗教、世俗和家庭等的限制，不妨先去Google一下，从不同的领域综合，才做决定。”

规则总是前人给的牢，该随波逐流或是坚持目标，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事。

结语

人听歌，很多时候，听到的是自己。《城市》，暗合了我对所生活的空间的反思，而张悬更给了我一点改变的勇气。喜欢《无与伦比的美丽》，源自对人情的珍重，以及二十岁出门在外的迷茫。《玫瑰色的你》写的是台湾的年轻人，但对于社会议题的过分乐观，也是我十八岁前的状态，因此听起歌来，有种自我批判的意味。张悬总是在歌里面渗透着一些对世界的看法，或多或少引人思考。

张悬其实一直不是一个多么光芒四射的歌手。她给我的感觉就是真实、有想法，还带几分理想主义。

那次音乐节上，张悬这样讲：“你们的老师让我对你们说几句话，可是我不想说话，我想唱歌，我是歌手。（笑）。”一下子，她真实而可爱得闪闪发光。她唱了首《玫瑰色的你》，唱完，还是说了几句：“我希望你们都能勇敢做自己，喜欢你们自己，发掘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做一个你喜欢的自己。”

张悬这段话其实是她的心声。她曾坦言自己是家族里“状况外”的小孩，除音乐外一无是处，没有办法上大学。她曾经很崩溃，花了很久才能接受自己的弱点，并且开始将自己的特质变成优势。

而我呢？我身边的同学呢？我们与张悬很不同，我们是大学生，是符合主流社会期望的人才。可我们和张悬又很相似——有自己喜欢成为的样子，但同时面临着变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的危险。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可时常被主流价值吞并，或因害怕而不敢表达。我们有新奇的创意，可总是被前辈“不可能”的声音一票否决，连迈出一步都不敢。我们曾心怀理想，然而在现实面前变成一个完成任务以求生活安逸的庸人，在四十岁的时候空空羡慕抱有理想依然年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曾真性情，然而逐渐在凶险的世界学会带上了面具变得圆滑，失去了真实——终于，我们变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我所真正恐惧的，便是沦陷至“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从听张悬的歌，到去了解她这个人，我所看到的是一种抵御这种沦陷的生活方式，一种实验性的生活方式。去不断地观察这个世界，永恒地探索自我，寻找一种合适的生存形式。

“这一代的年轻人，不要停止实验，因为通过实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上一代人所不曾找到的答案。”

行吟

窗

作者:一口甘
美编:晓晓

www.one-era.com

一架古老的木框
透着前朝的萧寞
偶尔有一只虫子去哀怜它
那是光怪陆离身躯的创造者

老人们说它的故事是手中的纳鞋
它只带腐烂的体气立在那里
有些羞涩与不安
就像一根长细的线
断断续续

寒风终究打乱了它的生活
被一只湿漉漉的手挑逗着
前面站着一个看得见半个世界的女人
他们一起
成为时间的弃物

行吟

朝阳把牧人叫醒，眼角含了乳水。
漫山遍野的鞭子，逐着草场往远去。
青色的笛声啊，吹了我满额的露水，
牧人的鞭子哟，抽打了羔羊和他自己。
那本属于诸神的羔羊，
却能咩咩地安了牧人的梦。
我是牧人，我是被羊群拴住的鞭子，
我是被草场囚禁的牧人。

旅人走在路上，羊皮的鞋子包裹在脚上。
沙曜是小房子么？
仙人掌的刺里能不能住下恶魔？
羊角做的水杯，装了一整杯沙漠。
空空荡荡的鞋缝，却容不下水珠。
西西弗斯的愚志，是我点燃的膏脂，
黑压压的太阳，是压过来的岁月。
我是旅人，我是世界之子，
我是骑在蝼蚁上的巨人。

www.one-era.com

牧人 旅人（齐）：
我们是圣灵，
我们是天底下的天外人，
我们是愚者！
我们谈论波西米亚，以为这样，
就可以让自己变得自由；
我们赞颂布尔乔亚，以为这样，
就可以让自己高尚；
我们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所谓的英特耐雄纳尔，
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解脱。
我们挥舞着面包条，在闹市里漫步，
时而像是指挥家，时而又像是剑客。
葡萄和苹果堆积得比高高的布达拉还要高。
可是我们不饮，不食，甚至不屑一顾。
只在它们腐烂时，
对着那漫天的蝇虫和冲天的腐气大快朵颐。

尾声
笛声是太阳的高歌，牧人腐烂成沙土，
旅者踩在他身上。
旅人的坟头长青草，牧人的羊在朵颐。
这样不可一世的年轻，原来也会老，会死。

行吟

月作诗

作者：孟凡然
美编：晓晓

（一）忠武遗风

1.《甲午祭武侯》

汉水汤汤，其洲如韦。君何盈盈，此志不言。毋吟黍离，国祚未绝。
今时待我，莫若止戈。澹澹川流，何知我焉。

汉水汤汤，其汀如钺。君何铮铮，此志切切。仗剑歌行，旌旗猎猎。
北行重重，路何漫漫。澹澹川流，何知我焉。

汉水汤汤，其谷潦潦。君何戚戚，此志若磐。飒飒西风，为我衣棺。
旧都道远，故国盘桓。澹澹川流，何知我焉。

汉水汤汤，其势如幡。酹酒相祭，我实心伤。哀天无常，曷此其极。
或言战荒，彼谓何求。澹澹川流，何知君哉。

2.《汉中吊武侯用陈子昂感遇韵》

南阳林泉客，沉沉念西京。
巢父牧箕野，何此乐躬耕。
齐有夷吾相，赵余望诸茔。
北来斩蛇后，三顾始逢卿。
先生使江左，烈祖得川荆。
痴子叹白帝，诛贼北而行。
鸟悲投汉江，怀帝坐平明。
劲柏同岁寒，双桂承落星。
魏墀火于晋，蜀人论桓灵。
且吊古汉台，远哉犹痛哉。

尺牍 | 论施舍

作者 / 纪伯伦
美编 / Kelly

一位富人接下来说，请为我们讲施与。

他答道：

当你们拿出自己的财产时，你们的施与微不足道。

你们奉献自己时，才是真正的施与。

因为你们的财产不就是一些你们担心明天可能需要才占有、才保护的东西吗？

而明天，明天又能给那谨小慎微追随朝圣者，而又把骨头埋藏在荒沙里的狗带来什么？

除了需要本身，你们还需要什么呢？

当井水满溢，你对干渴的恐惧岂不就是一种无法解脱的干渴？

有些人只捐弃自己财产中的一点一些，---- 他们是为得到认可而施与，而他们隐藏的欲望使他们的馈赠不成为美。

也有一些人，他们拥有甚少，却全部付出。

他们相信生命和生命的赠礼，他们的储柜从不空虚。

有些人快乐地施与，这快乐就是他们的回报。

有些人痛苦地施与，这痛苦就是他们的洗礼。

还有一些人，给予时并不觉得痛苦，也不是为了寻求快乐，或布善施德；

他们施与，就像山谷那边的桃金娘散发芳香。

上帝通过这些人之手施教，透过他们的双眸向大地微笑。

被祈求时施与固然很好，但更高的境界是通过体察，在别人开口前相赠。

对于慷慨的人，能找到乐于接受馈赠的人较之施与本身是更深的快乐。

你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总有一天，你所有的一切都将留与他人；

所以现在就馈赠吧，把奉献的时机留给你自己，而不是你的继承人。

你们常说：″我会解囊，但只为值得的人。″

你们果园中的树木不会这样说，你们草地上的羊群也不会这样说。

因为奉献，它们才会生存，而拒绝只会带来灭亡。

一个配得到自己白昼与黑夜的人，无疑配从你们这里获得其他一切。

一个配从生命之海中取饮的人，也配从你们的小溪里汲满水杯。

什么样的美德能超过接受的勇气、信任、甚至慈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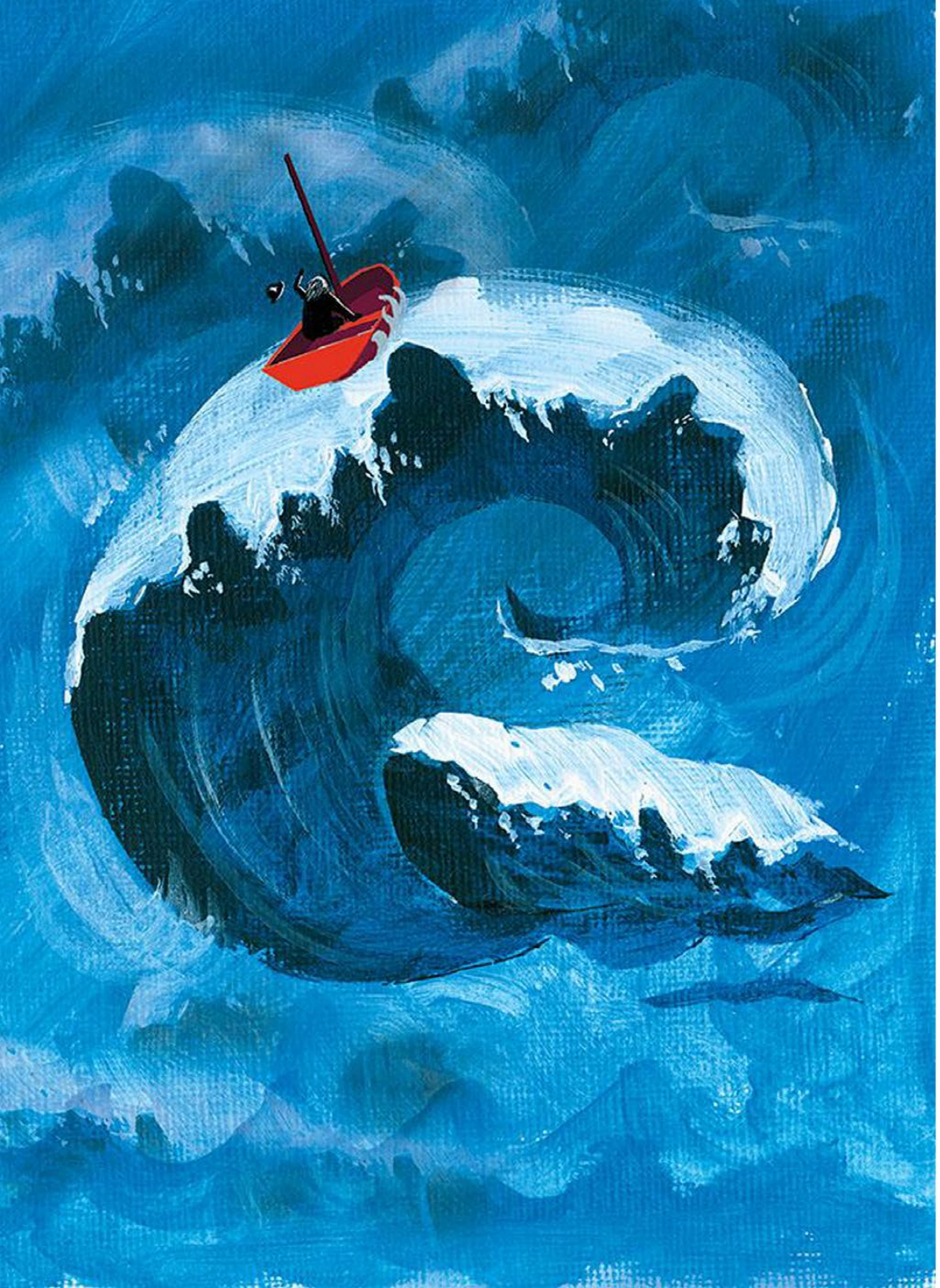
你是谁，值得人们撕开胸膛、摘下自尊的面纱，让你看到他们赤裸的价值和他们无愧的尊严？

先审视一下自己是否配作一个馈赠者，一件施与的工具。

因为一切都是生命对生命的馈赠 ---- 而你，将自己视为施主的你，不过是一个见证。

至于你们这些受惠者 ---- 你们的确都是受惠者一毋须背负感恩戴德的重担，以免给自己以至施与者套上枷锁。

不如与施与者凭借馈赠，如同凭借一对翅膀，一起飞翔，因为耿耿于欠负，就是怀疑那以乐善好施的大地为母，以上帝为父的施与者的慷慨了。



独立时代征稿启事

文字类接受投稿板块:

专题: 下期专题: 海湾中的暗涌(详情请见微信推送)

行吟: 散文、诗歌

故事: 小说。

世见: 杂文、评论、时政分析。

艺眼: 体育、书评、影评、音乐推荐。

尺牍: 文摘(配以阅读感悟)。

图片类投稿: 摄影、绘画原创作品。

来稿请投: oneera.textedit@gmail.com

请于邮件标题注明稿件类型

来稿烦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笔名: (选填)

学校:

学系:

年级:

稿件名称:

字数:

稿件类型:

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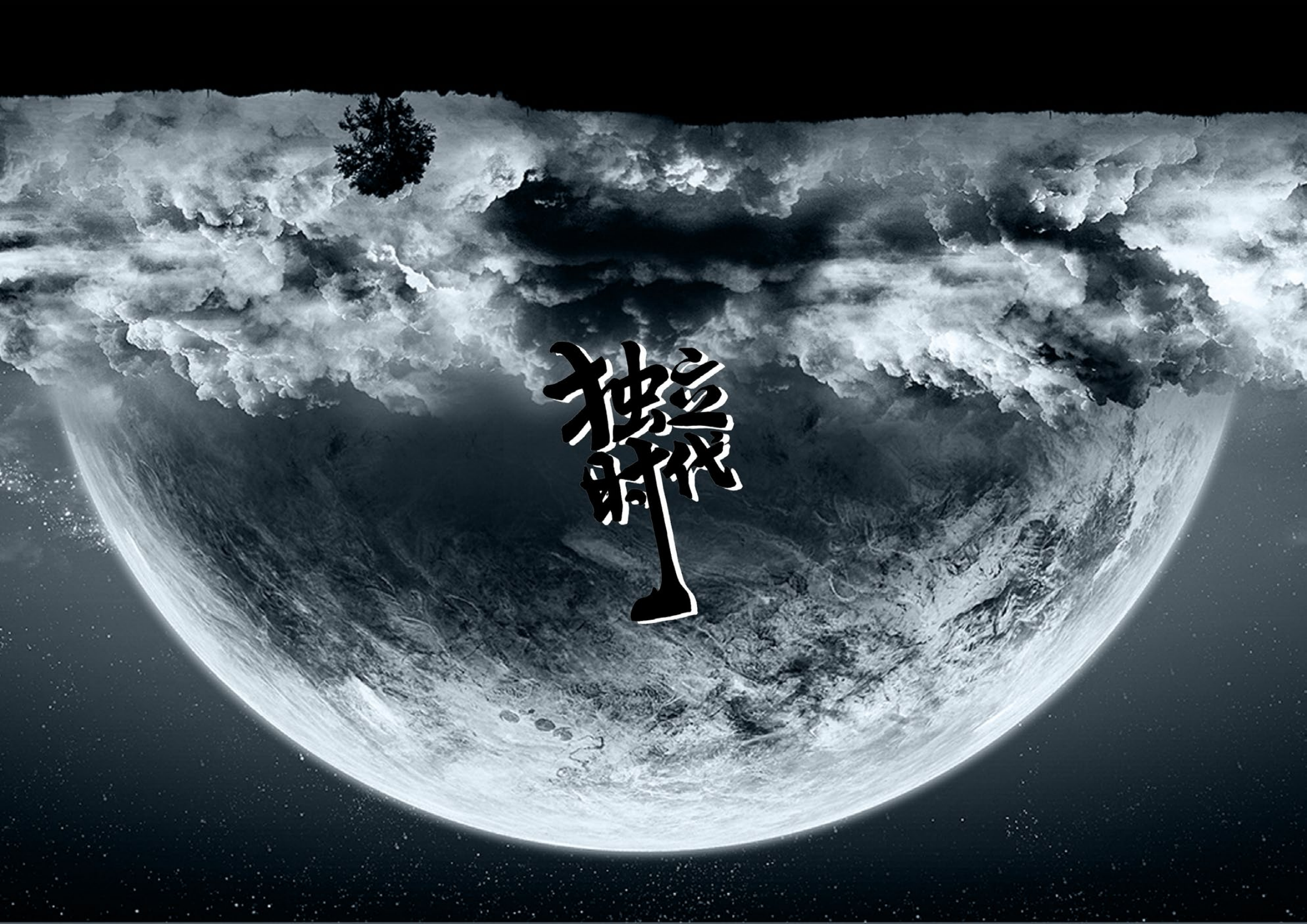
微信订阅号: oneera

为你选送有价值的文章,

及时更新活动及征稿信息。

人人公共主页: 搜索独立志

Facebook公共主页: 搜索獨立志


独立时代